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一年四月

New World Poetry *Simonthly*, Apr.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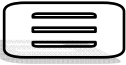
紀念洛夫——2018年4月的禮物系列之一花之物語 32 乘／張國治

悼念詩人嶺南人詩三首
散文詩專頁
詩，無處不在？
台奧多爾·馮塔納的詩
不同時代，不同女性

183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陳銘華主編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向明	黑暗的一部份	3
杜文輝	雕塑	3
鄭建青	桃花、肥皂盒	3
方壯霆	方向	3
秋原	大疫小輯	4
徐金秋	蘭、向一棵稻子彎腰	4
少況	穆爾瑙	5
蕭敏	獨坐野碼頭	5
袁國奇	線與哲學	5
陳銘華	2020 記事簿 四首	6
林曉波	秋曲：唧唧吱	6

詩創作

李白雲	肉身廢氣、對《感應》的感應	6
林煥彰	一片雲	7
冬夢	前路無塵	7
余問耕	夜讀傷懷嶺南人	7
葦鳴	抑鬱的時候，自相矛盾地寫詩	8
吳濤	山間清晨、四月記事	8
林忠成	要當心你頭上那塊烏雲 二首	8
桑克	午後旁聽格拉夫曼大師班	9
陳威宏	霧中約定	9
章治萍	水面的上下、兩面派	9
王耀東	開啟自己、詩在哪裡	10
沙克	有所謂、留白	10
秋子	仙人掌、虛掩之門、神諭	10
嚴力	車尾、除非	11
金子言	20200501 即景、夜的城市	11
李斐	文字浴、封	11
張耳	七月這一觀念	12
夏露	告別、黎明	12
夏子	人生四疊	12
楊于軍	恐高、紅筆、溫水	13
蘇拉	暴雨速寫、雨月亮	13
琉璃	老兵與牙刷	13
項美靜	天國，一場冒險的旅行	14
陳華美	燃燒的雪	14
羅馬蘭	比如說、再比如說	15
陳葆珍	亡母的心音	15
思鄉	細小的事物 二首	15
馮晏	復活節、尋找絕技	16
童童	鶴	16
水央	亦真亦幻、無題、關於真愛	16

伊沙	《李白》筆記選	17
圖雅	買頭 三首	17
游若昕	接班人、我寫的詩	17
謝勳	當我是妳的左手	18
于中	橘子	18
魏鵬展	很怕肌膚的冰冷 三首	18
戴珏	殘句、跋十日談	18
彭國全	梅、怒放	19
夢楚原	黎明三章	19
王勇	長卷	19
銀髮	初戀預報	20
老哈	午後的證明	20
張朴	威尼斯與歷史	20
林素玲	茉莉花	20
遠方	灘聲	21
林啟	元誕前夜	21
古松	阮官，一路走好	21
李國七	海女、醜鴨	22
施漢威	短詩四題	22
黑馬	煤是乾淨的	22
王性初	老去的風蕭蕭兮、心燈	23
陳韶華	繆思的頌辭	23
李解	深夜訪客	23
達文	紅玫瑰 四首	24
東方惠	又想母親了 二首	24
趙廣梅	長夜懷孕了、模糊	24
吳雨倫	亞利桑那的蟲子們	25
徐夢陽	公車司機	25
耘乙	流亡詩人	25
李明聰	兩行詩 六首	26

譯詩

岩子	台奧多爾·馮塔納的詩	26
蘇拉	e. e. cummings 詩選譯	27
楊于軍	時間的織物	28

詩·無處不在？

徐鄉愁	“屎尿體”詩一輯並短評	29
逸雲	淺談賈淺淺的三首詩	30

評介

向明	不同時代，不同女性	31
方明	方明詩屋	32
冰花	《詩意江南》序	32
劉耀中	俄國流亡詩人布寧	34

詩訊

封底裡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陳聯松 (北加)

嶺南人

公眾號編輯：

蘇拉

■向明

黑暗的一部份

自承我很無能，有著書生的通病。往往我只能捕捉到我親手逮住的不肖宵小，綁赴詩中，驗明正身，予以詩刑，絕不寬待，且有詩為證。

當然有不少的魑魅魍魎，也是時常討厭的跟蹤我，又恍如我的忠實隨從，而且一步一靠近，貼身得緊。只是我對這些無風無骨的傢伙，從來沒有詩興，有時連滾一邊去的粗話也懶得罵，我知道對無恥之輩一切都沒有用，除非我走進太陽的中心，或者熄滅所有的燈，讓他們成為黑暗的一部份。

2020/12/2/10:15 修正

■杜文輝

雕塑

她的背影是一根刺，聚積了太多的冰火、鋒刃，塌陷，重建，鐵架，鐵鏽，玻璃和江河……

水與石頭混合的棱角，雲和影的流線、旋律，鳥的疲累，鳥將頭戳進膝子裡。

但是，一陣突來的風沙吹起她的長髮，我確信她是一個活的生命。

黑雲開始從那邊湧起，我輕輕擦過她身邊，沒有擦出溫度。

2020年寄自中山

■鄭建青

桃花

那初吻／不是星夜的花圃／不是臨湖的雪松／而是明亮的窗格／鑲嵌的片片春暉／我不禁探手／欲撫你桃紅的面頰／可春風輕輕一搖／你化作滿院蝴蝶翻飛

戀

纏綿的心

欲言

肥皂盒

站在上面口沫橫飛滿嘴謊話的個個是黑心奸商銷售好手，而檢驗他們的唯一標準就是能否退貨。

奶奶睡眼睜：

電視上那兩老頭

在爭個啥呢

2-15-2021

■方壯霆

方向 ——緬懷秀陶逝世一週年

對秀陶，我曾有怨言，這是真的。自他住入活橡樹老人院，我每一兩個月就會去拜訪。雖然我們無話不談，而且我知道他閱覽每一期新大陸詩刊，從第一頁到最末頁；但從來不提我在新大陸的習作。有兩次，我鼓起勇氣請求指正，但他都是顧左右而言他

乃至去年初，我本著豁出去的決心，將二十多首習作拷到拇指盤上，稱之為《矛盾論》才去看他。照例帶上奇華餅家的點心，與秀陶聊天，聽他講詩一個多小時。離開前，我請求他批評指正我的作業，他一口答應，高興得我，像中了六合彩似的。馬上將《矛盾論》下載到他的電腦上。

過了一個月，我下班後又去探望秀陶。這一次，在照例的客套話後，他單刀直入地說起我的詩

“我讀了好幾遍，總的來說，你寫的方向是對的”。“你以前寫的詩，我都不明白你說什麼（怪不得！）；但你的這二、三十首，我都明白你的思維和表達”。“你的《矛盾論》，寫出了矛盾中的孝心”。“你的〈指甲鉗〉讓我想起了我多年前寫的一首，是類似的手法”。接著，他教我避免將成語寫入詩裡去，而且要用最簡單，最白的字眼來表達自己的意念

他讓我端杯用吸管給他喝水後，繼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從他15歲離家躲共產黨，18歲到了臺灣，如何在臺北圖書館做工，自學英文，研究英文詩，邊學邊寫；後來讀書，工作，去越南，再來美國，停停寫寫……

當我依依不捨地道別時，他只說了句，“要繼續寫啊”，如向一匹愚馬打了一鞭

2020年3月30日

■秋原

大疫小輯

C型人小心！

D一直都要當老大，更怕別人搶了當老大。

其實，幾乎所有要當老大的混蛋都是這種德性。

D最怕 C把他老大的位子搶走。

D一直千方百計的泡製C。

無巧不成書，碰到全球疫情肆虐，D搞得頭崩額裂，一塌糊塗。

D一口咬定是C搞的鬼。C打死不認。公說公的，婆說婆的。

可是D言之鑿鑿，更把病毒叫做C毒，還有什麼功夫流感。

結果也許因為這樣，C型人便成了代罪羔羊。

針對C型人的種族歧視，仇恨暴力有如病毒，只認人，不管什麼黨派、信仰、性別等等取向，只要是C型人的樣子，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

C型人大多是勞力階層，由於疫情影響，生計本已受創。如今更加上歧視、仇恨的暴力威脅，人人自危，不可終日，飽受雙重的煎熬。

凡我C型同胞，在生活起居中隨時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備。假如遇到任何威脅與危險，務必保持鎮定，保護安全，高聲呼喊，立刻報警。C型人更在各方各面，透過團結的力量，大力反對並遏止歧視、仇恨這種社會病毒的加劇和肆虐。

等等看

在上週我問一個跟我同年齡的傢伙說：“我們可以接種疫苗了。你要不要？”他有點猶豫不決地回答：“接種疫苗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狀況？”

我說：“這些疫苗都是經過百千個不

同種族、年齡的男女志願者的臨床實驗，除了像頭痛感冒的副作用，並沒有出現什麼大狀況。而且更經過食品藥物局審核，確認安全有效，才通過讓廣大民眾接種。你如果不曉得自己適不適合接種，可以請教醫生的意見啊！”

“我問了”，他搖一搖頭說：“醫生說我沒有什麼問題。”

“那你還等什麼不趕快掛號？”我說。

“我想等別的人接種後，看看有沒有什麼狀況再說。”他有點難為情地說。

“那如果有人出狀況，你就不接種？”

“唔！我覺得還是小心的好！”

“我決定要接種疫苗！”我說：“我要是掛了，你就可以不用學我！”

“你在說什麼嘛？”他有點尷尬的說。

“不是嗎？你是把我還有別的接種疫苗的人給你當掃雷兵。別人好像都是笨蛋，都有義務把自己的死活讓你做免費參考，讓你撿便宜。你面對那些志願者，面對世界上數以億計，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接種的人，還有多少永遠等不到的人……還有，當你在等等看的時候，萬一你感染了病毒，也有可能傳染別人。你不覺得愧疚嗎？”我似乎真的生他的氣，邊說邊走開，像要躲開一個：沒有戴口罩的人一樣。

疫 苗

全世界絕大多數的人都想趕快接種Covid-19的疫苗。

我忽然覺得，僅僅在人的手臂上注射疫苗好像還不大夠。

這個烏煙瘴氣的世界到處都有愚昧、仇恨、貪婪、傲慢以及疑神疑鬼……等等的病毒。我想，如果有一種疫苗或者特效藥，只要在人的腦袋上猛扎一針，哎呀一聲，人人立刻針到毒除，健康和悅。你說那多痛快！

加里福尼亞 2021年春

■徐金秋

蘭

在月光一片孤獨的清香裡。在宋詞的纖纖細腰，和梧桐細雨的寂寞裡。我學會了隱忍，相信隱忍過寒冬的萬水千山後，會有春天的蘭心蕙質。還學會拒絕大紅大紫，相信素雅裡有開不敗的水墨畫，和吐不盡的精氣魂。

黎明來前，一滴清露打開我柔軟的芳心。書法的葉片收藏我含而不露的韻致。

伸出千古的纖纖玉指呢？還輕捻月光微涼的薄紗和青衣薄命的紅顏？

當我追趕到夢醒時，早已不是一棵俗念的蘭。我是聊齋裡，飄過書生窗前，一縷青煙。

向一棵稻子彎腰

為了追趕春天，農民不得不向寸草彎下，彎下他寬厚的脊梁。踩著泥濘的土地，一步一步將它們扶正，像扶著孩子走路。直到整齊站立、開花、結果。直到秋天來時，它們終於懂得彎腰的含義。

秋天來時，它們以匍伏的姿勢，一棵一棵的彎下，再剛硬的鐮刀也會彎下，向農民彎下。勤勞善良卑微，又多麼容易滿足的農民兄弟啊！感動得再一次彎下。將它們一棵一棵抱起，帶回家。

秋天來時，天氣越來越涼，它們多像簡單孤獨，而又龐大的農民兄弟。攤曬在大地上，心懷陽光，一粒一粒地回憶，都是關於大地與春天。

2021年寄自湖北

■少況

穆爾瑙

我在湖邊搭建的房子使用了各種材料。地基是一張年表，列出以下重要事件：

1840年，維也納的《外套》。

1909年，科特繆勒街上，加布里埃爾和天才的瓦西里入住。

1924年，《最後的人》到了美國，變成《最後的笑》。

1933年，果戈理的頭骨和幽靈火車。

2015年，穆爾瑙（通常譯成茂瑙，就是穆爾瑙，他曾生活在這裡，並改了姓）導演的頭骨被盜。

我進過客廳時，被幾個音符纏住了。施塔弗爾湖皺了下眉頭，野鴨飛過幾何圖案。是拆掉紙房子的時候了！

叮叮咚咚，不是門鈴，是系統提醒我新郵件，真實的報價下面血跡斑斑。

納米技術，新材料，比如空氣流和微晶。最近來了一批遊客，提出要租我的概念屋，給他們圖紙就行。剩下的是禮花帳篷和煙消雲散。

房頂流動。一隻鵝咬住我的褲腿：你可知道？露水餵了一宿的電影，是無聲的。龍骨完整，故事埋在抽象書中。漸向平面的藍山。

2021年寄自南京

■蕭敏

獨坐野碼頭

（一）

獨坐野碼頭，懷抱一片冷風景：江灣、卵石、岩岸……

江風，漫不經心地從沙灘上掠過，那些船桅、水手、號子，那些無數與野碼頭有關的故事、傳奇，乘著波浪而來，拍濺出遠去的聲音，久久在蒼穹下回旋……

（二）

故事裡的“野碼頭”是一個女人的綽號，是一個被玷污被損害被無數流言淹沒的美麗女人的綽號。是她，豎起一面藍色的酒旗，在野碼頭，風流了船夫們消魂奪魄的夢想。那些俠肝義膽的桅燈，那些拉江拽河的纖繩，那些搖山撼水的槳板，總愛把辛苦和疲憊停靠在這裡，把溫情和愛意泊碇在這裡，把灘吼浪嘯、驚魂甫定的膽識和智慧留存在這裡。從此，這裡聲名遠播，從此，這裡讓許多走水人、生意人懷念終身。

（三）

野碼頭吞吐過無數南來北往的貨物，吞吐過許多波翻浪湧的船夫號子，吊腳樓上永遠擺著大碗茶和老酒壇，永遠是開懷暢飲開心大笑。

那些粗魯的調侃，那些酩酊的酒意，那些長聲么么，野味十足的情歌破空而來，驚飛“江河水”緩緩的慢板……

歲月如水，野碼頭消失了雄性的喉結，消失了塊狀的肌肉；消失了搗衣洗菜的女子 and 站成石頭的女子；消失了滿江澄澈的流淌和滿眼綠瑩瑩的清涼。野碼頭屬於過去，野碼頭的名字、風景、傳說一起被日子折疊成歷史……

■袁國奇

線與哲學

三八線

小的時候，心裡有一條神聖的線，不可褻瀆。

這條線，關乎於性別，也關乎於一個孩子與另一個孩子的尊嚴。被一隻小小的手，以適當的力度，往桌子中央一劃。貫穿辯證、思維、邏輯。

我守在這邊，她守在那邊。

不容侵犯，不許觸碰，更不可逾越。

長大以後，依稀還記起那條線。有時間自己，線那邊的那個人，如今過得可好？

紅線

我在山這邊，你在山那頭，猶似兩棵內心寧靜的小草，兀自守著清風，明月，過日子。

紅娘拿出一股染得緋紅的線。

一頭繫著你，一頭繫著我。

在一對紅蠟燭的催促下，兩隻鴛鴦，飛到神龕前，唱喏。

拜天地，拜高堂。

其實，勿須對拜，就對接了一個姓氏的香火。一根紅線，不僅僅穿著兩顆心。

還把兩個家族，以及道德，倫理穿在了一起。

也把誓言與願望穿起，綁在姻緣的磐石上，風吹不動。

2021年寄自紹興

■陳銘華

AI之外

沒有禁錮如何維穩？沒有束縛無須表達？那努力謹慎地將種種不同思想一束束包裝好放進輸送帶去的人，顯然也在等待著“我思故我在”——貼到肛門上的一張封條

2019年4月30日

隔離器*

池水充滿思想，腦內長出青苔，我們飄浮似一首互不關連的散文詩，在時間盡頭，隔著一千五百伏特交流電壓的籬笆兩邊，癡情對看

2020年4月15日

*Isolator（隔離器），一種隔絕兩個空間的電子裝置；隔離，廣東話鄰居之意。

舊夢之外

從一個封閉的漂流瓶內取出她來畢竟是不太容易的事，因此我不是經常地去拂拭，但每次來到這個邊緣地帶，呼吸便不由自主停頓：凌晨一時正，淚水的鹹味擦著波浪般的記憶

2020年8月1日

2020 記事簿

病毒浪蕩虛空，山火纏繞山峰。雲深不知處，死亡被編排到一個天氣報告主持人裙裾下擺，一行滑動不息的數字，沒有淚水，雨也往別處落下

2020年12月29日

■林曉波

秋曲：唧唧吱

一、
這是蟋蟀的叫聲。可惜，聽了這麼多年，還是沒有聽懂。半夜，一隻蟋蟀還在叫。它頭上的天線對著空曠的秋天，一定是收到了什麼神秘的信息。聽聽。多麼興奮激動，又節奏細密：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

簡單的密碼，卻不能破譯，一定不是簡單的重覆。只是感覺到，月光縷縷，接通了天地。昆蟲學上有雅稱，蟋蟀也叫促織。你看看，無數的月光和思緒，細密秘密地編織在一起。

一張薄薄的絲綢，一本厚厚的史書。一件億萬年的文物上，寫滿了你我的前世，今生。可有來世？聽見有人在咳嗽，一隻蟋蟀的叫聲，足足停了三分鐘。

二、
半夜失眠，又聽到蟋蟀的叫聲。獨唱中揮灑堅定：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

性愛中不停顫抖：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

思念中詩情飛濺：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唧唧吱……

熟悉的節奏，神秘的音韻。蚰蚰，蝸蝸，“叫雞子”，翻開黑夜封面，你還在唸聖經。你說是唸給誰聽的情書，或是發給誰的短信：遠處的螢火蟲也被點燃，一閃一閃的，是心靈在發報，要讓同類異性看到：深秋，越來越冷清的夜晚，還有一蟋蟀在彈琴——

不是古箏，不是單弦，不是埙。

知音獨奏，就在喊魂。

2021年寄自四川

■李白雲

肉身廢氣

肉身廢氣
以一團泥火味
築起你油膩鼻頭的對立面

它們在默念水瀑上的字彙
一道語言激流
說是陪你鬧市露營
搭出租思想的便車

星星知你的內存低
扔下一個空罐子
給你補光

別割掉盲腸
這可是確鑿彼岸
替你鋪設的海底電纜

對《感應》的感應

我這裡的神殿無縫轉換
包括樑柱上聚居的蟲子
書中的聖人不會受苦
遺訓的跋涉有馬車配乘

我這裡的森林無人砍伐
腰刀從嬰兒肌膚提取雪刃
我這裡的海水甚少倒灌
眼淚有它專用的寬暢河流

我這裡的嘖嘖五音不全
生命的嘆息卻格外嘹亮
街上流浪有星星相伴
深夜祈願有螢火跟隨

20210129 於江門水南

■林煥彰

一片雲

——致永恆的詩人嶺南人

詩是詩人永恆的志業，
您是詩人，儘管
您現在扔下
肩上的擔子，您心中還是
永遠不會放下；

詩是詩人
永恆的志業；我在重讀
您去年寫的詩，一只海螺
仍然是，全新嘹亮的吹奏著
督促同伴，是啟程的號角
沒人敢有所怠慢，今年
我們還是一起，會跟隨您
磨出全新的小詩，行行都是
血滴子……
滴滴都是，回應您
真美善的和音，寫下
立足世界詩壇的壯志；

您，悄悄的走了
是一片雲；當然，是瀟灑的
您沒預先驚動任何人，朋友們
自然，我也是
最後一個才知道的；

您要去的，自然
也是一個，神密的國度
我們不會預先知道，但我
可以確定，您去的地方
肯定就是
詩人永久居住的家；
您是瀟灑的，您仍然會
繼續寫詩，
詩，本來就是
您永恆的志業……

2021.02.08/19:23 新北研究苑

■冬夢

前路無塵

——痛悼泰華詩人嶺南人

年方九十*
詩心果然脆弱不堪
冬風未過春雨欲臨
噩耗從風雨中傳來
我未察覺
湄南河的河水原來早已涼了冷了
悲慟過後
我聽從您生前之言
刻意到維園的年宵市場走走
新冠病毒的疫情肆虐下
維園的花市欠缺了燈如畫的熱鬧
歲暮近晚，迎來
人流市聲稀疏如是冷清如是
水仙不笑劍蘭不樂
鬱鬱寡歡的豈止一眾桃花人面
這是我對您對詩的一份縈念
有時清晰有時模糊
有時專注有時淡忘
光影華麗的輪廓背後
深藏著四十多年的詩情友情
這是我們執著於詩付出的寵溺吧
天涯路遙夢遠
誰能輕易觸手可及
您偏要忍心快步早我而行
既然人疲了詩也倦了
山川莽莽，日月永恆
除了季節迤邐
除了無奈
有何不同，有何不可
光輝歲月見盡繁華紅塵
我們前半生何嘗不也如浮萍
不也無懼於後輩子
既飄泊也淡泊的
一種使命的追求
前路無塵，風爽雲暖

■余問耕

夜讀傷懷嶺南人

是水過無痕還是
花 無風自開自落

未來三月的是樂園
那繽紛落英會否記起
您含淚走過的身影

從海南嶺南到湄南的漂木
始終眷戀王維李商隱及蘇東坡
無須再搜尋他們的電郵
也許此刻您正在
為他們介紹現代詩

天涯讀東坡 您說
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浪過
石猶在
那也是您吧 我說

到曼谷 您曾餌我精美的晚餐
嫋嫋散發詩香的咖啡
遺憾的是一直未能
讓堤城詩人親聆您的磨坊小詩

今夜會否 到來
繆斯
把我叫醒聽詩

23-02-2021

晴朗的藍天最宜輕裝出發
且拿起您心愛的小拐杖
祈望您一路扶穩一路好走

*《年方九十》乃嶺南人兄剛出版的新詩集。

2021年寄自香港

■ 葦鳴

抑鬱的時候，自相 矛盾地寫詩

用右手的食指
在手機的屏幕上
雕刻著內心的
隱密和痛楚

並不會知道深處的
悲哀還剩下多少
還要多久始能徹底抹去
(或剔去或刮去)

浪費了許多精神
無數的塗鴉，在繼續
只會覺得更冷更黑

(不夠強大才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但會有足夠的強大，精神或意志
可與這樣那樣的問題糾纏角力肉搏
甚至是廝殺
至死不休。

其實沒有任何仇恨
會有足夠的強大
強大到可與一切並存，和平與否
包括神與魔，好死賴活而疲倦地
過著平常的日子會以殘損的軀體
日漸萎縮的心頂著那條命定的
裂隙，打著自己選擇的

節奏)

也許會按儲存鍵
按吧？還是不？

更可能會
刪除，為了自欺
也為了欺人
一切如常沒有絲毫逆反

而刪掉的大概都會是些

■ 吳濤

山間清晨

乾淨的鳥鳴
像竹葉
一吐口，就給光禿的天空
粘上一片

四月記事

我在大山腳下巡視著看山護林
喜鵲在兵工廠的鐵塔上喳喳叫

我努力不讓一星火苗進入大山
喜鵲的叫聲掩盖了一切炮彈聲

2021年2月寄自山西

更真實的更有意義的更
不合時宜的心史
不要企圖尋求解
或自我認同與詮釋些什麼甚或
某種超越
一切早已淪喪了的
只會更失望更憂鬱
無從挽回

再也沒有抱殘守闕
再也沒有遺世獨立
只會有空留下來的
一個風風火火的
人間，尚且追問著
何世不可重頭再來一次
瞅著就會感到無聊的
尋尋覓覓

2020.10.9 晚 10.10. 下午 1:09

■ 林忠成

要當心你頭上那塊烏雲

要當心你頭上的那塊烏雲
它隨時會伸下一根導管
簌簌地吸掉你的思想
要當心你每天經過的山林
那裡有太多針 試圖刺探你的隱私

要當心那棵 400 多年的老松樹
它會把你的魂吸在枝葉間
讓你空蕩蕩地生活
要當心半夜敲門的人
他會悄悄在你生活裡埋下一個漩渦
在你的簽收單上代簽“同意去死”

要當心老在你窗外徘徊不去的那陣風
它就是老宅基地下面的冤魂
索要一張門票好趕去投胎
要當心最後一顆離去的星星
它斂集了太多煞氣
隨時讓你人仰馬翻

漫不經心躺在路邊的釘子
要當心它戳穿你晚歸的謊言
一封老是被退回來的信
要當心它可能是火葬場的火化通知書
一個老在你面前滿腹心事的人
要當心他有一口看不見的深潭
把你拖下去

天空借腹生子

“爸爸，為什麼頭上傳來啼哭聲？”
天空生下了一塊小天空
街上突然有人被借走
圖書館的書少了許多
難道它們也被人借去借腹生子了？

2020年寄自福建

■桑克

午後旁聽加里·格拉夫曼大師班

說不就是得罪人，
漸弱，漸強，弱就是強，
並不包括中國哲學之免，
在江北柳叢奔跑。

一切都是那麼新，
如同新得彼此相似的黃面孔，
他們精通技術（其實仍舊可疑），
而不知自然之呼吸。

呼吸就是吟唱就是
抒情。哈爾濱僅僅是歷史的
初級回聲。
你聽見別德馬的呼喊。

幾乎破了左手，
破了各種規矩與電網的親吻。
拼命之拉二在沼澤地裡
掙扎著模仿氣泡。

表面看見矮鼻子的肖邦。
與母親同齡的格拉夫曼還沒得
老年痴呆，而紐約俄語
與彼得堡俄語不同。

明晃晃的謊言，
就拴在食指與拇指之間。
它們什麼都沒做，
它們比無辜更無辜。

他們試圖在曲外找到
塗抹注腳的縫隙。
愉悅人的烏鴉並不需要
顯示深邃的痛苦。

外行全被掌聲騙了，
廣場上的人走來走去，熱鬧非凡。
免費和打折的小說，

■陳威宏

霧中約定

猶記得握拳
記取教訓，同乘一葉薄舟

蠢動的時間小蟲裡
你是夢筆我的槳
此生湮滅前
要彼此大汗淋漓地
挺進

不散的霧中假寐
逃過仇恨無辜的季節
我們約定：
以懇切的心思
燃燒，像半透明的火柴

彷彿歷史的風中
只消，再緊急
表演一回詩人就好

咀嚼星光的毒
只嘆月牙太傷修辭太暴力
慶幸有哀傷的語詞
為我們關懷
流成一張淒美的輿圖

2021年寄自台北

在手機光滑的表面滑冰。

皺紋不是粉霜抹平的，
而是近視眼與花眼聯合製作，
號角與小提琴暫時可以
分別代表黎明與愁思。

歡迎機器人來到家庭，
不寂寞，高效率，而且懂得
為你朗讀禁書——
漸弱，漸強，漸弱。

■章治萍

水面的上下

雖然榮光離塵埃，或者螻蟻
已經遙不可期，我卻並不想掩蓋
路途中的種種迷茫，甚至陰謀
雖然時間絕對岑寂，或者在另一面
絕對喧嘩，一個在水面之上
看的見，一個在水面之下，看不見
但是，對於所謂的目標而言，都已經
近在咫尺。但是，我並不想挽回
一點點正在腐朽的偉大

兩面派

——讀詩人宗昊、袁傑句有感

這一面，根本不寫詩的人
對國人，私底下
拼命地說：我是詩人，我是詩人
我是詩人
啊

另一面，老的很老的貧民
或者新的很新的貧民
公開地，對世人說
我是富人，我是富人
我是富人
啊

這一面，平淡無奇
那一面，亦決無
刀光劍影

2021年2月寄自江蘇

■王耀東

開啟自己

與愛擁抱在一起
是生命遇到的美麗
大樹 山巒 河水
都是象徵中的詩意

人生站在有限的一邊
內心向著無限展翅
生活的面具一旦揭開
神聖的火焰竟然燃燒在心裡

誇張 堅實
都是誕生的閃電之軀
只要把噴泉的閘門打開
新詩展翅就會飛向天際

詩在哪裡

詩人的妙語
竟然是從鳥翅的舞動中竄出
詩的韻律
是亢奮的難耐 生命元氣的流溢

古人說：
在殞石落腳的地方
突然有燦爛的霞光竄出
在一億年之間的一瞬
布穀鳥的啼叫變成了最美的旋律

地球接受陽光的親吻
山巒的驚奇伸了伸舌頭
星星在藍天上集結著沉默的河水
組合著成群結隊的詩句

詩在哪裡
據說 藏在了無意識的肚裡
馬蜂彈著風琴一響
射出的光束就是天上最美的詩句

詩是踩著月亮走路的聲音
藍天的眺望是詩超越自我的比喻
內心的靈魂與現實的結合
一朵朵火花的喜悅就是詩的出席

■沙克

有所謂

合手作揖後氣溫升了
是合手作揖
水泡泡脹得大有所謂
邊界線伸得長有所謂

半年內逝去了幾朵有頭臉的雲煙
去了合手作揖的玄關那邊

心裡的單間
長出一隻合手的青春楓楊
可能生根到江淮、南京或許北京
所到處位於底下

吉光片裘憐惜吉光片裘
合手作揖後的一眨眼一分神有所謂

留白

省略一襲裙釵
眼光裡，有龍鳳呈祥
思有所繫
在隱蔽著知己的無限處

強者擴大邊界
寫實處，還原著自己
智者守成於寸土
蛛網牽連著萬一的猜想

一處空白
歷代豪傑不敢落筆

2020年寄自江蘇

■秋子

有些湖泊總是要經歷死亡
才能舉得更高
來到它們帶刺的內部
其實也不需要
高高地放下
我把它們穿在背上
正在舉起自己
它們正在舉起沙漠

虛掩之門

鳥聲淡了
內衣裡的月光和水聲
虛掩在
枕頭之下

豎笛是藍色的
蝴蝶是粉色的

一條街
收集多少夢境
我才與我
分離

神諭

地球站在我面前
是一面藍鏡子，在人間趕路
一半照在嘴上，一半照在非人的臉上

鑒賞的神識，無痛、無愛
馱著祭神的呼吸
一片片葉子拖出一盞金黃的
向日葵也是好的
一片片月光應該安放在哪裡
在起落之前
站在死神的對立面
在草木間拖著黑的石頭
一邊忘了再見，一邊又重現
眼睛突降白雪
穿在鏡子身上，比雪還輕

2020年寄自甘肅天水

仙人掌

■ 嚴力

車尾

我把窗簾拉好
爐火燒紅
配好鄉間的一系列
度假動作
外面的落葉已漫到腳腕
室內的燈光正需要剪枝
筆尖與自以為是的內心深度掛鉤
文字轟轟隆隆駛過
忽略了很多不起眼的小站
這晚並沒出現值得與人分享的巧遇
但在順暢地灌下幾口痛快的酒之後
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回頭
去欣賞吊在以往各種車尾上的
自己

除非

擲面杖就行
不必動用更重的手段
把凸凹的生活碾得平整一些
肉餡的想法是
要不斷地與餃子皮見面

食欲千姿百態
不同年齡有各自的饕餮
反正最後一餐肯定就是
石碑般的硬菜

我的那一餐
早就在家把餐椅靠成了後背
除非
歲月想自己站起來

2019.1.

■ 金子言

20200501 即景

種下一個多月的黃豆已經結滿豆莢
才摘光幾天的筍菜又長出了新芽
和老媽一起點的花生長勢不錯
別人家的瓜都開始曬花
我們家的還在慢吞吞地順著架子向上攀爬
不知道誰扔的番茄自己挺出了地面
植物的生存能力來源於自然
年輕的玉米掛著鬍鬚鑽出了苞米杆
鄰居家的雙胞胎兄弟又滿大街跑
他們即使在寒冷的冬天都喜歡光著屁股
才不管旁人奇怪的眼光與取笑
天空依然變換著不同的顏色與圖案
輕輕吹過的風
此刻躲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笑了
而你呢
還是沒有一點音信

2020年勞動節寫於江洲圩黃昏

夜的城市

回歸於此已一千多個日子
我竟未曾好好看過她
我土生土長的這個城市
尤其這樣漆黑又閃著光的夜

新冠疫情讓人都躲起來很久了
她依然按時迎接日出日落花開花謝
昨晚那場雨把樹葉洗得很乾淨
那些不聽話的葉子被打落地面
等待清潔工人來收拾

今天的熱浪讓蟬不停叫喊著“知了”
而此刻送完貨的我除了耳旁熱風
什麼都不知曉
路旁雜草叢生的荒地上卻有蟾蜍彷彿

■ 李斐

醬缸詩：文字浴

小洪說要為
詩集洗澡
我替他買來洗衣粉
翻來覆去他的詩集
倒是潔淨
不黑不黃
也擰不出一點雜質
想來踱去
把洗衣粉拿起
留給自己

醬缸詩：封

想像中
這是世界上
最好的地方
可以四門隨便走
大街任意行
住的地方沒有封條
大門更不會焊死
戴著口罩到處八卦
因為這裏叫做
開封

2021年2月6日紐約

在應答著“我知道”
我想不明白它們都知道什麼
只知道我的單車應該踩向何方
無論前面有多少個分叉口
有幾條路可以走
我只有一個家，那裡正亮著燈
住著等我回家的人兒
我們同樣怕黑，在空寂夜裡相互依靠

2020年05月28寫於恩城

■張耳

七月這一觀念

幾度重提幾度夭折
家鄉這次能夠
能夠那樣美麗進一大步。散落在
上千朵聆聽的醉魚花統籌集簇
來吧，甜蜜為茹果，成熟開裂，種子
隨即散落
來吧來吧來吧，生命

藍色港灣停泊著綠色的湖 再難也
來吧來吧，非常富態或福態
再難也要突破禁運隔離，反美宣傳。
來吧
儘管將來必定投入我的懷，只想現在
好好愛你。來吧。雖然明明知道
七月會有黑雲
還有其他七彩。

七月的愛。七月的懷。還有你我
七月的孩。火熱流動
寬裕轉型：粉碎性透明性治愈性
疫情根本變化，七月感激先行
深深回望，過高估值，因為有小毒
萌蘗力高所以必須風險釋放。人們叫風

機會，鷹叫雲
自由，醉魚草叫生根率
家：乾燥喜陽觸底而發
玄參科的一個什麼
配置對象，這裡。種子吹彼之外
還讓我們無視風險，因而勇敢
並不是七月的觀念。

2020年寄自西雅圖

■夏露

告別 ——給母親

永不可能相會了
除非是在夢裡
從此你的歡笑或疼痛
都只能去記憶裡追尋了
但我不想記住你最後的孤獨
不想去回味絕望
清楚塵歸塵土歸土
但我實在不想把秋天還給秋天
寒冷日益靠近
我卻必須尊重冬天
尊重最初生活的地方
儘管
再沒有人像你一樣
盼我歸來

黎明

鳥鳴
令四周更加寧靜
我站在一棵桂花樹下
深呼吸
充分感受它的香魂
不去想
鳥鳴
是在奔走相告
黑夜已經過去
還是在抱怨
忙碌的一天又要開始
也不去想
失眠的那些夜晚
自己的那張床
如同大海上的孤島
被一波波海浪捶打的絕望

2021年寄自北京

■夏子

人生四疊

生

厚實的土地就要臨盆
來自藍色星球
一顆塵土
一聲嬰啼

老

弓身的老樹不老
漸粗的腰桿子上
仍別著那年風姿
卻搖不動
今年的風

病

對不起
系統運轉出現故障
耳目無端短路

小雨常在子夜淅瀝
暗室裏掌燈的那人
不停地搖晃手中的影子
惚惚燭火，明滅
半截人生

死

快速倒帶，落幕前
一切程式即將執行完畢
轉身後請按 enter
下一個啟程處記得往西
切忌再回頭
回頭是更遠的天涯

2021年寄自北加州

■楊子軍

恐 高

在樓上擦防盜網
看腳下的人
朝各個方向移動

圓圓的頭加上一圈身體
想起小時候下的跳棋
——只是
不見那隻提著它們的手

紅 筆

忽然感覺手中的紅筆
像一支溫度計

批改著作業和試卷
讀數就降下來了

而我的手心
一直在升溫

溫 水

不冷不熱
適合體溫

靜立或伏案
它們默默成為我的部份

讓我變得簡單
接近一隻無毒的水母

我平和地飲下它們
進入體內才開始波瀾

2021.2.3

■蘇拉

暴雨速寫

水鳥忽然衝出湖面
鋒利的
反方向的潔白
水霧拋向高處
四隻水鳥肆意飛舞
如暴雨中張開手指的暢快
然後，更多飛鳥
遠處城市一片模糊
許久，低空煙霧散去
城市露出自己的下半身
湖水湧動
淡淡的色彩漸漸出現
這迅速的美
像在岸上看著三兩個舞者
在行駛中的船頭褪下衣服
飛鳥全都不見了
淺層泥土裡的球莖
冰涼地顫抖著
它們多麼渴望
來到這個世界

雨月亮

輕晃著
一顆石頭
流淌著白銀
每天抬頭你看見它
那裡只有影子，只有火
你想像它，輪廓柔和
像遙遠安第斯山脈
一個死去的少女
她不為人知的愛情
伸過樹葉縫隙
清涼的撫摸帶給樹身戰慄
你聆聽它，透過一片片瓦與星星
洶湧起伏並最終將吞沒一切的寧靜

■琉璃

老兵與牙刷

玻璃窗外，
雲拖著長長的尾巴，想飛
踢亂被子的綠色山陵，跟著雲也想飛

初秋的陽光，溜進窗內
搭在老兵肩頭，游移著

老兵，
仰著頭，學貓打呼嚕
不理窗外，閃閃發亮的空氣

腳邊臉盆裏，
毛巾、牙刷、牙膏
仰著頭，安靜
聽他打呼嚕
青蔥埋在盆裏，不甘心地
露出根白
向上伸展的葉尖，
生氣地發黃

一盆花在門口，站立
聲不見聲音的，迎賓

老兵仰天，喊不出聲音
只剩呼嚕呼嚕……

2021年寄自新竹

晚香玉一夜夜怒放你讚美它
嬰兒血與啼哭裡你忘記它
只有沉入呼吸
磅礴大雨在上方合攏
你獨自划入夢境
牢不可破的黑夜將出現
一片片閃爍的湖泊
遙遠的碼頭我會照亮你的小舟
我等你已久

■項美靜

天國，一場 冒險的旅行

一、

灰色的天空
灰色的鴿子籠
籠子裡灰色的簾幔

簾內，白色的四壁
白色的床單
白色的馬賽克
霧氣中白色的浴缸

太白空間
電視機是唯一裝飾
不想打開
恐變異的核竄出黑框

我既感受到停屍房的冰涼
也觸覺著席夢思的柔暖
游離，在靈肉之外

時間不緊不慢
天氣不冷也不熱
沒有歡喜也不憂傷

偶爾掀開簾子邀風進屋小坐
偶爾關上窗戶讓噪音出去踹躅
在這場黑白無常的博弈中
只要將短暫的日子
典當，便是贏家

二、

街燈斑駁都市僵硬的骨骼
粘稠的空氣帶著腥味
撒旦從煙囪竄出
秩序氾濫，自由的霧霾

當生命凋敝如腐葉
當死亡冰冷成數字
劫難的日子

是否還能譜出讚美的曲

拒絕憂傷墜落
我緊抱緘默的黃昏
把天涯之外飄著的那朵雪
拓印在眼底
還原，初始的潔淨

三、

思想的鐵鉗試將變異的釘拔出
平伸雙臂的軀幹
注滿鏽斑的窟窿
如禁足明星飯店的我
把無奈攤在雪白的床單

拭去涼涼的星光
我叩響哲學冷冷的大門
宿命，一道猜不透的難題

短笛複長調，詠歎
西門町拉風的馬達轟鳴
哽在庚子與辛丑喉間的那枚針
是灰燼下復燃的痛

四、

結核，裂變，破壁
災難不分地域
空港記錄了時代的這幕慘澹

人類的腳步隨之緩慢
在緩與慢之間吞咽
倖免於難的喘息

自由呼吸
儼然是昂貴的奢侈品
新冠是瘟神強加於人類的稅賦

恐懼，更具傳染性的病毒蔓延
口罩成了當下流行的裝飾
荒誕的劇情

沉默是吶喊的另一種形式
此刻，對著變異的幽靈
我只想大吼一聲：
滾開

■陳華美

燃燒的雪

一朵一朵來自天空的輕盈
彙積整個冬季的詞彙
談論愛與溫暖

歲月的枝頭
隱藏無數條河流
童年，父親，老屋或者
關於流浪

沉默其實不屬於孤獨
比如此刻的深夜
一枚在雪中失眠的異鄉葉子
五味雜陳

逼近年關，歸途是體內燃燒的一場雪
夢想似孤傲的梅花
任激情裸露

五、

沉寂的空氣中仍悠然自得的鳥兒
用爪印，將旅途的逗點
留在了臺北

不急著趕路
冬季，如蜷縮的蛇般恬靜
適合休眠

江南，幽閉的柴門雪封否
哦，客枕和靜廬的暖衾一樣舒軟

當微笑僵硬在災難的枝頭
聽，融雪的聲音
為寒冬劃下休止符

2021.01.07 臺北

比如說

說，你今天想看一團激動的蘑菇彷彿能消失自我。
說，你牽走一頭牛，立即遠行，你懷疑你是否在春夢。
說，你自言自語，你進入詞語的狂歡，那就是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嗎？
說，你想撞倒南牆，誰也不理，包括那隻憂傷的雁子。
說，你在唐人街看到一隻活雞是多麼地振奮。理想是會實現的。你想 C 的理想也會實現的。
說，你想去西邊的沙漠，去挖古墓，那裡有最後一根稻草。
說，把窗鎖好，坐正打坐，無邊無際的幻想，能時光倒流，重見老父親嗎？
說，頭皮不翼而飛，一張飛毯，承受一隻鳥的目光
說，我們越長越像，所有人越來越像，在同一時區。
說，晚風沿著邊緣奔跑，中心枯坐一位失憶的年輕人。
說，漫天的火焰，年輕，衝動，無性別，預料之中的寒冷落地了。
說，病來如山倒，要咬死一隻螞蟻。
說，一根憂鬱的魚刺，轉身劃傷了河水。
說，悼念一位遠走的故友，細雨中，如何表達不捨？
說，我們不顧洪水，只要上岸，即使是前世。
說，又下雪了，白色同化了二月，天色已晚
落子無悔。
說，你吃了食草的牛舌，可以死去，死而無憾。

2019/1/30

再比如說

再比如說，秋天來了，後園的紫薇飛落，必須唱首輓歌，深埋花朵。
再比如說，分辨黃桃和白桃，想像撒馬爾汗的金桃，虛度一個鄉村的午後
再比如，左眼看不見右眼，頭髮跌落水池，理解了時間的流逝。
再比如，穿上跑鞋，站在街上，遠望大海，可以哭泣了。
再比如說一段橋樑粉碎性骨折，是橋面遺忘了洪水憂傷的意志？
再比如說，年輕人吸墨而起，測量天空和鳥的間距，五月也是“殘忍的日子”。
再比如說，在水中吃過的豆腐，奠定一個早晨的成長。
再比如說，一條大江拉開胸懷，猶如山脈之皺紋
再比如說，準備低吟懷舊，道別離，可否追上一隻小野兔？
再比如說，一滴蒸熟的眼淚，被囚禁，失去重心。
再比如說，誰的影子掠過窗簾，掩藏了周末清晨的棱形冰花。
再比如說，從瞎子手中購買的燈泡，忽明忽暗，是否一拍而散？
再比如說，我們坐成一堆沉船，刻舟求劍！

2019/9

■陳葆珍

——聽美國新聞

亡母的心音

還來不及看清剛產下的女兒的臉
這位令人尊敬的母親被帶上天庭
可她，卻把自己的心臟留在人間
救活了一個病危的女子
她的女兒日夜啼哭
誰也安慰不了這個嬰兒
惟獨被她媽媽救活的那位阿姨
只要把嬰兒往懷裡一抱
可憐的嬰兒啊馬上笑容滿臉

2021年2月25日紐約

■思鄉

微小的事物

一顆毫不起眼的砂粒
投入平靜的湖面
暈開一圈圈的漣漪
溫柔了波心

一枚尖尖的小荷
傲立在蓮塘
在清風中羞答答地
披起粉紅的嫁衣
做夏天最美的新娘

默數季節的腳步

在輪迴中把一塊塊
有棱角的石頭
打磨成渾圓的樣子
靜靜地等待一場
心的皈依

■馮晏

復活節

午夜兩點多，圓月斜鋪在一張大床上
是從沒關嚴的窗簾縫隙擠進來的
從最寂靜的時辰穿過隧道破窗而入的
由此，床，升起，懸在空間
你的夢在被盜途中
遇見鋼片敲打瓷盤銀鈴飛濺的一片星空
你喊電源，燈沒亮
月亮緩慢偏移，與窗櫺擦出銀色閃光
夢調換了你身體存在的位置
床落下時，就像生活正一點點被黑暗毀滅
鐵軌，那伸向地球半徑空蕩蕩的每一個
空缺
距離碎片掛上的每一把鎖
春分月圓後第一個週日的復活節來到
這個黎明
風捲殘雲，耶穌也拯救不了

2020年4月12日晨

尋找絕技

霍金的提醒從未影響天文望遠鏡找外星人
找絕技，用威爾斯《隱身人》小說裡的
“隱身術”來對抗暴露恐懼症
對抗空氣潔癖症，社會距離綜合症
一條視頻裡被觀測的鯨魚
水中有物就好，一個反光體，外太空
從口罩，一米，二米，無限遠
一直撤退到時間之外夠嗎
光從窗口刺入，掃過焦慮、自閉
抑鬱和幻聽
掃過一系列被損壞的時空關係
你對身影比對象形文字的理解力
更勝一籌。石頭裡有物種，蠕動
疑問裡有鬼，身體裡有別人
風帶上沙，能高飛的意象幾乎都被觀測過
“死去猶如活著”，或者反過來
你在找撬開病毒吸盤與人類連接點的

■童童

鶴

事實上，詩該有
怎樣的心境抵禦四月
在變幻莫測的天氣下
我帶了深藍色的傘出行

雨日的小巷深處很美
遇見畫廊開張
主人只顧接電話
他可能忙於應酬
我孤獨地走近他的身邊

通往過去的事
我總是認為自己是小丑
改變你初衷的決定
——讓這半生都在尋找斷點
支撐你走下去

當然你曾引人注目
曾在痛苦中度日
宛如那隻悲傷的鶴

2021年寄自荷蘭

一塊鐵
撬開引起地球失重感的一個手心
你加入了祈禱疫苗救世主現身的發功儀式
像納博科夫搜集蝴蝶，能飛的標本
清晨，你又想起搜索斯蒂文森那首代表作
《壇子軼事》，一個橢圓形飛行器
懸在半空，一個壇子一度整治了“田
納西”
你在找能恢復人類秩序的一種超現實
主義手法
而不僅僅是絕望，不斷更換算法

2020年4月11日

■水央

亦真亦幻

透過葉間的
金色夕光
抱著樹影
隨風搖曳飄舞
落在我臉上
轉出一個
瞬息萬變的
萬花筒
閉上眼
還有八音盒的
微妙和弦
在上面
輕輕晃動震顫

無題

陽光下
我在念《金剛經》
一隻蒼蠅飛來
落在旁邊椅子上
停留一會又飛到
我的肩頭
最後跳在
金光閃閃的
經書頁面上

關於真愛

無非就是
擦亮點燃
被擦亮點燃
靈魂和身體
一次又一次
如同火柴於火柴盒
用有限的生命
無限地燃燒

2020年10月羅德島

■伊沙

《李白》筆記 選

2
李白不胖的根源
正在於酒
他好喝急酒
每回宴上
他還沒來得及吃
便醉了
只願吹牛耍寶

10
道是氣質
儒是哲學
欲是身體
詩是天賜之化學反應

14
李白
目擊道存
見物即詩
出手太快
來不及造假

20
我本好玩人
命該寫李白
命定做李白

23
1993-2009年
我家就座落在
大明宮翰林院舊址上
老作家張敏提醒我的
只說保佑我詩途平坦
沒說我還應幹點什麼

24
李隆基因國教道慶而詔李白
天下人皆以為因其詩而詔之
歷史的小真實與大真實

■圖雅

買頭

在畫材店
我想買骷髏頭
樹脂的
不易摔碎
可隨時把玩
就當摸自己
皮相下
凹凸堅硬的部分
而店裡沒有

2020.1.5

來到維也納

烏鴉比鴿子還要肥
嬰兒的哭聲
比鐘聲響亮
我的乳房
已經擠不出一滴奶

2020.1.18

不躲在異域的天空下

只有你說
“歡迎你回到危險地帶！”

“與祖國同在！”
套話一秒鐘就出來
我腦裡確實閃過
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

也只有你不待我多說就指認
“聖德列薩的沉迷。”

沉迷於痛和欣悅？
不！每個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

2020.1.28

■游若昕

接班人

中午
出於好玩
我吹響了
放在桌上的
口哨
聽見口哨聲的媽媽
告訴我
去年的這一天
李文亮吹響了
抗疫的
第一哨
我沉思了一下
又吹了起來

2020.12.30

我寫的詩

複習資料中
有一篇北京中考作文題
寫著
若寫詩
不少於 20 行
我想
真難得
可轉念一想
即使福建中考
讓寫
詩
我也有可能更慘
也許一分
也得不到
因為我們這裡
老師喜歡的
是那種
啊……
啊……的詩

2021.1.17

■謝勳

當我是妳的左手

當妳無條件
把左手交給吊帶
我的右手伺機
成為妳一隻隨時
補位的伴侶

和妳的右手
連袂扣上
那一排驕頑的鈕扣
貼上一塊塊
難以就位的藥布

此刻
我的一雙手
彷彿來自
兩顆半世紀前
靦腆的心

再踱步
於蜿蜒的
生澀的
花間小路

■于中

橘子

這年頭的生活啊
節外生枝硬是層出不窮

到底是酸是甜
總得來個抽絲剝繭地逐一品嚐

2/4/2021 寫於休士頓市

■魏鵬展

很怕肌膚的冰冷

褪色了的春聯
撕掉後 還留下痕跡
你在痕跡上貼了新的春聯
斷了的部份鑲了鋼片
上了螺絲
經絡不通的地方
有水腫
你很怕肌膚冰冷
探手進熱水
你一再自我肯定
斷了的部份還有生命
你不想臥床
多走幾步
陽光下
斷了的部份還感到
溫暖

水晶不曾染塵埃

雙目俯視
能看到更遠 更寬
蒼生就在腳下
淹沒了農田的洪水
涉水而過
你看到 聽到
生命的腐臭
與脆弱
水晶不曾染塵埃
最純潔之處
你一再堅持自我

我佇立在馬路中央

走路疼痛
不通則痛
浸進熱水

■戴珏

殘句

變質的進口生果被丟棄在
繁盛都會一隅，他在生活牢籠中
迴首發熱的紅衛兵歲月。

跋十日談

這樣的模擬隱居生活並沒有
山水田園的勝境，只聽見北風
不時在樓外咆哮，而我們苦等
嚴冬消逝，在家的小天地周遊。
好似閨中少婦，只能整日埋首
閱讀、觀看他人會心編織愛情，
盼望英雄們終於能同心戰勝
無情異鬼，而有情世間能長久。
當夜空星光再現，我們便盼望
北斗快些運轉。在人生舞臺上
演好某種角色卻比只做觀眾
更有意思；何妨趁此困境，思慮
成就自己的角色，待春日和煦，
願續成的故事更加開闊、生動？

按：異鬼，指美劇《權力的遊戲》
(Game of Thrones) 中的神秘種族。

我在感受
生命的觸感
綠燈亮了
我走在馬路中央
佇立 沉思
汽車駛過
行人走過
我只想聽
聽聽
這個城市的聲音

2021年寄自香港

■彭國全

梅

梅花，五瓣的手指頭
是冬的手
還是春的手？
是冬握向春的手
還是春握向冬的手？
是告別的手
還是送別的手？

兩個季節相逢又離別的時候
“乍春還寒”的反反覆覆
正是“相見時難別亦難”的感受
古今皆知：清香來自苦寒
梅忘不了，才有惜別冬的離愁

怒放

白雲展開烏鴉的翅膀
啄瞎了太陽放不出金箭
取而代之大放銀箭

愛神丘比特化解兩者的妒恨
把金銀雙箭合璧
以愛情的力量射向
地心
大地春風滿面
心花怒放在枝葉上

2021年寄自紐約

■夢楚原

黎明三章

(一)
我的黎明，將我的世界
從黑夜的
深
井
裡
打撈出來

(二)
黎明還有什麼可寫的？
東方泛白之前
窗外的小鳥已經開始唧咕

你的黎明
是一些人的黑夜，或是
另一些人的黃昏

不管新婚的情侶是否睡醒
不管行刑前的死囚是否入眠

不管是天晴，還是天雨
黎明，都會降臨
或遲一點、或早一點

只是，日光下的黑夜
黎明遙遙無期

(三)
暗無天日。泥鰍在污泥中蠕動
烏鱧在水底覓食
沉
溺
於
黑夜裡吸血的蚊子
哪
一
只
期盼黎明？

■王勇

長卷

許多細節
不宜留在巨幅的中堂
最好打開你
漫長的潔白的生命
讓我在不同的時空
不同的桌面
濡墨寫下
一寸一寸的
清明上河圖

沉香茗香墨香
都沒故鄉的香
聽畫卷裡小橋叮咚
市集朗朗，樹影下
旅人趕路的背影
越走越小
小到工筆的毫髮
氣若游絲
綿綿相思不絕

緩緩收攏異鄉的長卷
從彼岸卷前此岸
短短的桌面竟然
卷了好久好久
像我日落的思緒
日出的振眉
需要輕輕梳理
每一筆河山的
來龍去脈

2020-9-26 寄自菲律賓

■銀髮

初戀預報

你是使他情竇初開的那一張

聖誕卡

有朱古力香甜的滋味

佈滿細碎閃爍的銀光

聖誕老人駕著雪橇搖鈴而過的雪景

美到他陶醉

他似懂非懂

開始傻傻的痴想甚至

見到你時感覺到有意外的心跳

就因為那是他首次收到的

平凡到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會寄的

那麼的一張

2020-12-04 北卡

■老哈

午後的證明

原本只以為夏日午後

才有的懶洋洋

沒想到在冬日裡也可以找到
相同的莫奈陽光印象

一場深沈而又纏綿的午睡裡
叔本華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
得以滿足

covid-19 的偶然竟然是必然
是否出乎程曉農的預料

費了好大的勁兒繞了好大的圈

共產主義中國模式全球蔓延

奧巴馬蕭蕭川普弓箭各在腰

AI 的曙光東方乍現

世紀末奧威爾式的諷刺意味十足

人類文明抑或是地球文明

作為自由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魔幻現實主義的超級莫言呈現

2020.11.23

■張朴

威尼斯與歷史

在橋上

一邊百年前已有商店

另一邊百年後人聲依然

我們只是橋上幾張照片

與此刻經過的眼前

相遇，拍照，道別

船歌

船歌負載古老的盛世

在佝僂的石橋下

沉沉轉身，隨即拖開幾皺

濃妝豔抹的魚尾紋

看那一槳驚醒凝固千年的鏡面

今昔便碎在那首歌裡

徐徐遠去

貢多拉

岸邊一排黑沉沉的空靴

當年的長勝大軍

都赤腳往哪兒跑了？

君士坦丁堡賣到地獄那天

滿城悲歌換來一朝酒醉

醒來只剩這片河岸

跟著幾個船夫對抽冷煙

河邊作畫

畫家拖下一行波瀾

那裡早已幾朝換代

拉開的另一筆濃重光影

又經過了十代交接

作畫之間，河水分分合合

有如一部悠長歷史

完成於這個小時

■林素玲

茉莉花

抓住心裡口裡的

誓約，追逐掛在

枝桠的星星

勿忘一生一世的

執著，即使芬芳

隨風飄散

也會安息在老地方

等你

2021 年寄自菲律賓

聖馬可廣場

穿過長了繭的矮房子

掌紋交錯的手心平排攤開

拿破崙和拜倫曾經都是

它指縫間的光串

鴿子依舊是濺起的水點

時間隧道的廊柱移動

正走近也在去遠

新舊兩忘

相同的河道還會

像紡織機編出新的染布

過道依然在忘記

不斷出現的新鞋子

新船帶著舊調

新的歌聲穿過舊橋

像個穿著燕禮服的人

像我們還在那天

2021 年寄自香港

■遠方

灘聲

拒絕創新
從史前開始
甚至連些許的改良
也全摒棄
單調出特色
往返重複
卻暗藏心機
直到有一天
從植物狀態中醒來
恢復了記憶
我才終於聽明白
那不是歲月的詠嘆
不是大海的獨白
也不是天堂的朗朗笑語
不是，都不是
那是父親的執拗
母親的溫柔
春風化雨

■林啟

元誕前夜

一
銀夜廣場
人潮至
煙花綻放
人潮離
寂靜空蕩

二
煙花爆笑
迅即消散
顯露夜空
深邃的臉

2016年1月1日多倫多

■古松

阮官，一路走好

——詩法同行

一、六月斷腸

六月的陽光並不燦爛
維港兩岸陰霾無聲顧盼
暗淡的天空灑落
一地的猝然無處閃躲
難以接受你的離去
瞬間搖晃成長長的惘然
多麼令人詛咒的庚子年
殘酷的傷痛接二連三
生命在無聲中磨損殆盡
來不及說聲再見
已是後會無期

二、初遇

再經過南九時已物是人非
八四年的干戈埋下伏筆
無知的我是初生之犢
你卻在聆訊中循循善誘
沒有欺凌壓頂嚇唬
是你讓我真正認識自己
一場公正邏輯判斷的審訊
就在你春風化雨中
鑄成多年後金鐘的朝夕

三、干戈

八四至九四年活得艱難
日子在傷痕纍纍中苦度
職級的明爭暗鬥消磨了青春
戰戰兢兢有一生的疼痛
人間淨土絕不在庭裡庭外
你每次帶著徒弟前來看我
無私的叮嚀如優美的旋律
呼吸中滿是你的金石良言
正是當年加士居道的偶遇
照亮了我漫漫長路

四、共事

十年轉身瞬間變成滄桑
干戈中再見不到你的身影
你是金鐘樓頭上法思的劍
我卻在觀塘彼岸守望
風雨中檢控的世界蕩漾
隔著維港那一點燈光閃爍
你許是黑暗中的那點螢火

在夜空中分外明亮
我們拓出那片蔚藍依然很美

五、原訟庭法官

一九九七年有說不完的故事
你將檢控的記憶放進歷史
孤身在高院中再畫出彩虹
生命充實了你的往昔
法思的面容如此清晰鮮明
原訟庭上你見證了是與非
生命中的盲目與千色
彷彿都在你台下圓寂了

六、重逢金鐘

緣份要來也終於要來
九八年我重回金鐘記憶猶新
重逢有說不完
那些年那些事那些日子
年輕和不再年輕的呢喃
人世蒼涼，花開花落
都在重逢中企盼
年復一年的相知
見證了千禧年的流逝

七、退休

離開金鐘後的日子滿灑
洶湧澎湃中回歸恬靜
每次見面都是喋喋不休
從前的天空一如昨日
兩鬢的蒼白不是孤獨
一路走來都有昨日的記憶陪伴
笑聲中仍不乏幾聲唏噓

八、離去

你突然一夜間離去，沒說再見
帶走了所有的記憶
你此去是聆訊另一宗案件嗎
司法的曙光在遠處亮起
許是你閃亮眸子裡的法思
在星際中放出光芒

今日，南九你的蹤跡渺渺
溫文爾雅的陳詞迴蕩
法庭後院松濤依舊
訴說你昔日曾經來過

■李國七

海女

海女可以用美麗嗓音和三百年生命
換取巫婆藥酒與一雙正常的腳
每一步踩踏的疼痛，她願意相信
同等一次奔向幸福的機會

她祈求的不過是一個寬慰微笑
暫往腳部疼痛
就是喪失生命
還是為所愛祝福

愛你是否與海女一樣傻氣
或者是，美化愛來代言偉大

以半輩子積蓄幫助你創業
你成功了，我老了
外頭那些人
時時刻刻謀劃把你偷走

噢不，不是他們等待竊取你
而你，本就計劃走掉

醜鴨

相約去看鴨子那一天，你爽約了
漫步湖邊小路，我堅持培育幸福情懷
一次又一次失約，但是我相信
以後我們將有漫長的相依歲月
白頭偕老 - 我們曾經誓約過的
唯獨忘了是我的一廂情願
還是兩人共同的呼籲

辦公室自由戀愛的小黃
曾經愛得要死要活
最後還是經歷離異

拐過湖邊岔口
我見著你
你卻看不到我

■施漢威

短詩四題

茗茶

掀翻的陳年記憶
像品茗名茶
越呷
越有滋味

無題

抬頭我看變幻的雲
雲在空中看塵世風景
風景正等著時代的遞嬗

無語

那些年
我們用生命塗抹戰爭
黛綠韶華掉入幽谷
欣聞處處雄雞鳴曉
出得谷來
又已殘陽夕照夜色降臨

沙丘

明明是一片荒曠
硬要說成綠洲
還要相互擠迫
比較誰的顆粒夠大

陪你看鴨子的
也不是我

醜鴨經過磨難
長大後是變成美麗的天鵝
長足以後的我呢

或者我必須回歸生活
放棄強求回歸愛惜自己

■黑馬

煤是乾淨的

當我降臨人間
赤腳走在漢風徐來的土地上

命運，為我安排了一座溫暖的村莊
一片浩蕩的湖泊
然後，讓我做一位詩人……

這是大地的恩賜
當深秋蒞臨，如果想懷舊
命運會安排，我與一塊樸素的煤相遇

去做春風如故的好兄弟
然後在患難之中，熱淚相擁
讓一顆古老的心，學會發芽
夢見萬物蔥蘢的樣子

讓煤的家族，一代代輪迴
倍加珍視，大地之下
最底層最樸素最情深最窘迫的心跳

日夜轟鳴的選煤廠
曾記載了一群少年翻牆的記憶
以及被飢餓流放到鐵道線上的
“遊擊隊”

那不堪回首的童年
已無法返回
煤是乾淨的，只有我們卻越染越黑

■王性初

老去的風蕭蕭兮

年輕的風琳琅滿目地逛蕩
閱盡了春色飽飽地分享
從東到西從南到北
心情愉悅誤判了江湖的險惡
虛懷若谷的黃金夢想
偕同芳草悄悄地感慨了八方
經歷過風和日麗的輪番
雪花與細雨收回了啟航的行囊
無論口頭與點讚的時髦
收復了不少雄心的判斷
晚年的風拐著踉蹌的腳步
再狂妄的美夢業已作廢
風蕭蕭兮萬物冷峻地蕭條
沉默地野望冬日的歲末
老去的風淒厲之後鴉雀無聲
舉目無親佝僂著退群的歲月

2020/12/10

心 燈

已經迷途半個多世紀
興趣索然了所有器官
慾望都解甲歸田了
心匍匐在故居的地板反饋
荒野的灶火已遠走高飛
四肢荒蕪著等待拆零
生命的燭光輪迴地發飄
熄滅了時間墮落的罵聲
當國土如今一片至暗
僅一豆心燈陪伴靈魂前行
天國有曙光腳下有路
借助心明有眼亮的恩情

2021年歲首

■陳韶華

繆斯的頌辭

鄧麗君的歌聲

此日 她午夜的霓裳半掩
一如高速公路上繚繞的霧靄
陽光抑或什麼火星
總在遠方 懵懵燃灼
又彷彿並不閃爍

我們進入了誰家的花園
往事的天使關上了門栓
一陣驟雨撲面，帶著玫瑰刺藤
雷電熄滅的激情和疼痛
傷口血漬淋漓 尚未結痂

她手握一條憤怒的響尾蛇
不斷把誰拷打問責
她的歌聲不是眼淚
是燃燒的冷露 海底的熱風

蒼天啊 請容我騎一匹
五線譜上騰雲的野馬
把那些飛逝的五月星河
小城故事，連同美酒咖啡
還有那青紫淤痕的夜來香
一並追回

夜聽刀郎，一隻寒蟬衝出黑獄

陷身盛宴後的空席
沉船後的孤島
陷身花蕊收割殆盡的玫瑰園
狼群圍堵的雪地

眼前海水滔滔，江流滾滾
一顆飽經冰火煎熬的頭顱
四顧蒼茫

蘇家河畔，疼痛的冷月缺席

■李解

深夜訪客

偏愛每一個夜晚的人
在我歸家之際
遙望萬盞燈

幾家明亮、昏暗的
是早早歇息還是尚未歸家
是挑燈苦讀還是紅男綠女
夜收留每一個苦心人
收留世人的不安與疲憊

昨夜我遇見的樓
在工地裡透露稚嫩的語言
零星的燈火旁盡是黑暗
利益的隔壁不住著旁人
只有孤魂

看過多少死亡後
有些恐懼才剛露出頭
過去的美好在於它永不返程

2021年寄自北京

桂花正止不住一瓣瓣凋零

刀郎，且勿送別，且勿流浪
我願是你冰山上的戰友
你手捧北疆的雪蓮，為什麼
比鮮血還紅
而你的歌真如鈍刀
切不可再一寸寸肢解我的骨頭

此夜，一隻寒蟬衝出黑獄

刀郎，刀郎，我重圍中的兄弟
且把你的刀借我
讓我斬斷今晚的秋風
遮斷星河——萬千重的雲翳

2021年寄自安徽

■ 達文

紅玫瑰

你未曾預料異鄉移植的大半生
你試圖用詩句
滴穿廣場的喧囂

你招呼過的手臂森林
在旅途中
逐漸變成陌生的影子

你倖存的時光
無法如願地回歸寂寞
因為萎縮令莊園彷彿更加空曠

晚 詞

他們愛塗抹一片天空
然後畫上翅膀
就滿意地入睡

那些鳥兒踩著線
那些夜色
無人的時候更加完整

涼州詞

如果你的影子真的消失
我一定會彈奏葡萄
醉向秋天

多年之後你重新聽到我
依然醇烈的旋律

童話世界

你唱過的歌
灑出半個季節

無法重複的虛影
更加模糊

■ 東方惠

又想母親了

又想母親了，想她
掐在我脖子上的那把
盼我出息的疼

母親三十六歲守寡
帶著我們兄弟姐妹五個
我是那個，一直把她
氣老的老小……

母親從來沒想過要拋下
她的五個兒女，自己去享
掛在人們嘴唇上的清福
她看到過，女人出一家
進一家的一幕幕鬧劇

所以，她用自己
咬碎了的牙，養成了自己
一身堅硬的骨氣，她也
用她的淚水，灌溉了我們
一生最值得懷念的日子

時光把我忘記又想起

時光把我忘記又想起
像生命中的一棵
擦肩而過的樹，在我
重新認出它時，它已
悄悄站在我的心裡

多年以後
我會不會也跟那棵樹一樣
在你生命的路旁，把我們
經歷的一切忘記又想起

百年後，當我變成
大風捲起的一粒沙塵，你
能否從中認出我的影子
並大膽喊出我的名字

■ 趙廣梅

長夜懷孕了

長夜懷孕了
用一件寬大的黑衣遮掩
它愛上了白晝，可它們
卻不在一條起跑線

我聽到長夜，在黎明
破曉前，分娩的嘶喊
看到白晝的腳步
緊追慢趕

長夜懷孕了，啟明後的
一陣疼痛，山凹裡
生出一輪新的太陽

模 糊

一只印花的
玻璃杯，模糊了
真實的容量

斟滿了加糖的白酒
一絲絲的甜，也模糊了
我對它的敬畏與提防
它像拿到了一張
特別通行證，一路綠燈
進入我的身體，展示
魔幻般的瘋狂

2021年寄自吉林

那時，如果你嗅到了
我的氣息，是否也能想起
為了愛，我們編織了
一個又一個生動的故事

2021年寄自吉林

■吳雨倫

亞利桑那的蟲子們 死於黑色幽默

後院裡有個游泳池
沙漠的小蟲們總想進去喝水

那些沙漠裡
經過數百萬年進化
勇敢，頑強的飛蟲們
迎來了他們
最幸福的死法

被水淹死

■徐夢陽

公車司機

透早就出門
不知幾點起床
在天矇矓亮時
駕馭大車
從這頭奔赴那頭
幾乎零誤差
所以值得等待
早起的人們
在晨露沾滿的站牌下
等著招手
而大燈開著路
緩緩經過
一句早安問候
讓人暖心
他的一天開始
也是我們的日常

2021年寄自嘉義

■耘乙

十四行：流亡詩人

木偶仍在等薩克斯來清理不安的表情

木偶仍在等薩克斯來清理不安的表情，於閃電的場景
（奈莉·薩克斯 / Nelly Sachs, 1966年諾貝爾文學獎詩劇女作家）
有時交會風雪，從昏暗的城堡，並趕緊打開，一道秘密
你舉起一件紙製的兵器，在謝幕的演講中，一臉天真重申：
太陽來臨時，到處都是向日葵，感謝光明的天空
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傳達兒童詩劇，彷彿為了折磨，而生於斯
一場解散的真理，也許你故意聽錯，相距送行的地方，不很遠
若死於斯，也真沒多大感觸；在紅瓦的家中，隔著窗，跟雪人話別
你最後給月亮一封詩簡，末兩節，唸得懶洋洋，攬住了筆記殉情
傲慢的猶太女孩，存活在德意志，當前的舞蹈和鋼琴，會很寂寞
你竟笑了，因滲雨而釀糟，倒掉的黑葡萄酒，沖塌希特勒的豎立肖像
納粹排猶的七年，強迫自我封閉，一度失語；常常獨行，霜凍的雷區
警鐘讓你一次堅毅，又一次讓你在回響裏，認出自行老化的一具木偶
原定向集中營報到的前一週，牽著年邁的母親，急促逃往斯德哥爾摩
這是諒解祖國的沉重篇幅，你用上十年的離愁，編撰偉大的《伊萊》
（Eli: Ein Mysterienspiel vom Leiden Israels）

穆勒對拼貼詩稿保留著傷創的影響

你的名字由來，是紀念在勞改營裏逝去，母親的一個兒伴
創作的技巧，外祖母傳來，故事聽從，一些不願開聲的精神患者
經康復的誘導，而取下印刷品中，熟悉的單詞，為自我伸述
你憑直覺，左剪報一字，右裁書一字，經濟用語，在參差的美感
無符號、無標點、無題別，整合破碎的本能，逐句於不可言喻的短詩
試圖牽引，腦中變化的分離頻率，朝向沒有手寫文字的意識裏流亡
相當近日，情緒低落，很關心所見聞，因而錯愕：
一個落髮的新寡婦人，在人叢中徘徊，多少看過，唯恍唯惚的一眼
遭遇太似半世紀前的自己，家在羅馬尼亞；秘密警察，都在附近騷虐
你記得這樣清楚，躲在暗黑的拐角掩面，一淚一字啣，在湊齊句子
結集一本，兩本，三本，四本，穆勒對拼貼詩稿保留著傷創的影響
（赫塔·穆勒 / Herta Müller, 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女詩人）
現今身處德國，從事講學。時為新寫的小說，經營後續
不知不覺傍晚，茶餘溫，挺想找讀，一個中國女子，過苦日子的哀詩
正在這時，電話響起，說：劉霞女士剛已轉抵柏林
（Liu Xia,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遺孀）

■李明聰

原諒

站在獵人的梯子上
我不再是一個慈悲者

挑戰

在攀登高峰的路途中
我們永遠不會孤獨

牽掛

雪在路上，你在路上
我的心，一邊冷，一邊熱

結局

在感知的世界裡
沒有誰會長生不老

歷程

在頓悟者眼裡
起點常常就是終點

品茶

端起杯子
懂得了拿起與放下

■台奧多爾·馮塔納

Theodor Fontane, 1819-1898, 作家、記者、詩人、翻譯、藥劑師，德國十九世紀最重要的德語作家之一，批判現實主義詩的最傑出代表。馮塔納大多數重要作品產生於晚年，年近六十歲時，他才開始著手長篇小說的創作，堪稱一名“大器晚成”的典範。其代表作有《沙赫·封·烏特諾夫》(1883)、《艾菲·布里斯特》(1895)和《燕妮·特賴貝爾夫人》(1892)等。

可我會缺嗎？想嗎？

Wurd' es mir fehlen, wurd' ich's vermissen?

◎岩子譯

今早，美美地睡了一夜覺，
我又醒來。
在餐桌前坐了下來，
熱乎的咖啡，新鮮的小面包，
把晨報讀了，
(又是些風舉雲搖的消息)。
我走到窗前，朝樓下望去，
又見步履鏗鏘，鼓樂嘹亮，
一條圍裙(屠夫的)掛在椅子上，
小姑娘們正走在上學的路上，——
一切都和和睦睦，睦睦和和，
假如我一直睡著的話，
將會錯過這一切，
可我會缺嗎？想嗎？

譯者說詩：

一位文友問我，“這首詩有人翻譯過嗎？你會怎麼翻譯呢？”

乍眼一看，平鋪直敘，盡是些熟識的字眼兒，除了一個外來的法語詞“Avancements”不曉得理解成“提撥”好呢，還是“進步”好外，並不覺得有多麼的費解和棘手。然而，令人頗費猜祥的是，一、那教人無法忽略不見的三個“又”wieder)字：“我又醒來”、“又是些風舉雲搖的消息”、“又見步履鏗鏘……”，給這個早晨，平添了幾筆匪夷所思的色彩。二、大街上正在熱鬧著什麼事兒啊？三、那條“屠夫的圍裙”，在一個鼓樂喧天、“一切都和和睦睦，睦睦和和”的早晨，顯得怎麼那麼的扎眼和不合時宜啊！最後，四、

歲月如此之靜好，詩人卻“陰陽怪氣”地發問道：“可我會缺嗎？想要嗎？”為什麼???

多年前，曾自娛自樂地翻譯過馮塔納的幾首詩，印象中的他是一個有頭腦、有反骨、有進步思想的自由民主人士，且當過半年兵，甚至還參與過1848年三月革命的街壘戰。在一首標題為《柏林的共和派》(1848)的詩作裡，他曾借共和青年之口吶喊出“我們不需要國王，我們不要國王！”的詩句來。而眼前的這一首《可我會缺嗎？想嗎？》寫作於哪一年呢？谷歌很快就給出了答案：1888年。Ok，接下來要弄明白的是，1888年有什麼發生？再去問谷歌，噢，原來這一年德國來來去去一共有三位皇帝執政：先是3月9日，德意志帝國第一任皇帝威廉一世駕崩，其獨子腓特烈三世繼位，成為第二任皇帝。而腓特烈三世在位僅僅99天，便因患有咽喉癌無治於同年的6月15日謝世。於是，便有了第三個皇帝，即腓特烈三世的長子威廉二世——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最後一任皇帝，同時也是普魯士王國的最後一任國王。如此這般，1888年，便以“三帝年”載入了史冊。如此這般，三個“又”字的“迷”，似由此迎刃而解，有了一個可能或可靠的說法。且“Avancements”一詞的翻譯，也知道該如何拿捏為好了。惟覺得那條“掛在椅子上”的“屠夫的”“圍裙”，弦外有音，詩人別有用心。不是麼？大街上看熱鬧的人多去了，為何不挑一個麵包師的圍裙，或藥店老板的白大褂，卻偏偏選擇了一個把圍裙解下來，掛在椅子上的屠夫，選擇了這麼一個角色在街頭觀摩新皇帝登基的慶典呢？難以想像那條屠夫的圍裙乾乾淨淨，丁點血腥不沾。不會，不可能。最後的一問，恐怕也是全詩的詩眼了：“可我會缺嗎？想嗎？”聯想起馮塔納還是個“共和青年”時候的那句吶喊：“我們不需要國王，我們不要國王！”，不由得胡思亂想，詩人會不會在這裡明話暗說：這些個皇帝，非有不可嗎？我們真的需要他、他、他或他們嗎？

e. e. cummings

詩選譯③

◎蘇拉

我從未行至之地，愉悅地超於

我從未行至之地，愉悅地超於
任何經驗，你的雙眼擁有它們的沈寂：
你最脆弱的姿勢裏是包圍我的事物，
或我無法觸摸因為它們太近

你最輕的一瞥將輕易打開我
任我緊閉自己像手指，
你總一瓣一瓣打開我像春天打開
（嫵熟的，神秘的觸碰）她第一朵玫瑰

但若你期盼我關閉，我和
我的生活會及其美麗地，突然地合攏，
像這朵花的心想像
雪小心地漫天降落；

這世上我們要感知的無物可比
你的極度脆弱之力：它的質地
用它國度的色彩迫使我，
在每次呼吸裏渲染死亡和永恆

（我不知你什麼合上
又打開；只有我心中某些東西明白
你眼睛的聲音深過所有玫瑰）
沒有人，甚至雨，也沒有如此小手

與你的愛人站在世界盡頭

與你的愛人站在世界盡頭——

當一片（巨大的比巨大
更為巨大的）海洋躍動投擲綠色的雪

如果我們無法相愛，親愛的，想像

我們既非生亦非死，像這些
（或成千顆無夢的心，或百萬夢遊的魂）

盲目的沙子，被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無情擺佈

——你我如此幸運，我們的家
是不朽的：我們從永恆此刻的
芬芳山脈漫步而下

在這如生如死的神秘中嬉戲一天
（或者也許更少）

心靈是它自己的美麗囚徒

心靈是它自己的美麗囚徒
我的長久望著朦朧的月亮
在暮色中張開她嶄新的翅膀

然後在一個下午，體面地吊死了
他自己。

他最後見到的是你
在不裸的事物中赤身裸體，

你的肉體，一個簡潔如魔杖的動物，
散著步發出無力的血的喉音；
你的性像臺球桿一樣吱吱作響，
變得蒼白，
以保證毫不犯錯，有條理的自發
轉動。

他忽然嚐到了蟲子窗戶和玫瑰

他笑了，閉上眼睛像一個女孩
在鏡子前合攏了左手。

不要進入寂靜

不要進入（寂靜是歌唱的肉血）
寂靜：但不要唱
多安寧，在這極巨的光譜中，一片

枯葉的攪動發出轟鳴

——遠處（像活著一樣遠）躺著
四月；我呼吸—移動—彷彿某些
永恆遊蕩的無因——

秋天已經過去：冬天永遠不來了嗎？

哦來啊，可怕的匿名；用
零下謀殺的寒冷折疊迷惑我
——用百萬風刀打開這鬼魂
把他的一無所有撒滿憤怒的天空

並輕輕地

（非常潔白；絕對平靜，
無從想像的神秘）

降落

當我有點太想你了

當我有點太想你了
就會變得全然而單純的慾火焚身…
感受肌肉
逐漸開始顫動，它會對我做什麼在
收縮以前……明白

我愛你……感覺忽然你身體
以白色的語速向我靠近

（完美饑餓的簡單一瞬
是的）

這愚蠢世界在我巨大的血液
破裂的頭腦，一束短暫巨大的光
裏多麼美麗的遊弋啊，
——它狂亂迷惑地穿行，光彩奪
目，有如奇想

喋喋不休的自我感到歇斯底裏的恐懼

一隻有趣的蝌蚪在美味泥土中蠕動

時間的織物

Weaves Of Time

桑格塔·古普塔作

Written by Sangeeta Gupta

楊子軍譯

Translated by June Yang

五十一

慾望如海綿！
如此虛無，
荒蕪的空曠
慾望，如障礙
即使是唯一
也無法奢求。

那唯一將屬於你，
會爆炸，
在你內部無限的能量
但願，你已經，滿足慾望。

但願你的虛無
被未知充滿，
被神秘充滿
然後神性的甜蜜
就會進入你。

五十二

某天
你會欣然
和沒有自我的自己一起
另一天
你會被禁足
在此時此地
寂靜彷彿一首詩。

當下的季節
這樣彈奏春天的樂曲。

某你會滿足——
自己的雙手
空洞無物——
終有一天你會露出最甜美的微笑

對自己的外表，

唯一的一天你將意識到
真正的自我（自己是誰）
然後
芬芳地開放

五十三

我存在，
我曾在那裡——
自從永恆。
忘卻我
我尋找“我”
尋遍四海，
從大地到天空——
我似乎是存在的部份，
但是不只
屬於那裡。
我被發現
但是只在
我朝向內在的旅行中。

五十四

我祈求時間
與你同在
但是時間沒有聽從

我不再祈求，
只是在自己身上雕刻，
塑造和繪畫
給你留下空間。

這樣的時間無邊無際。
無限，不確定。
當然也是沒有刻度和邊界
沒有限制，沒有循環，沒有區域
我已經過無邊的時間，不在任何
地方，只與你同在。

五十五

創造容不下

單調乏味
人必需要新意
但只在細微變化中。
你不尋找
沒有目標，或志向。
你已經
是自己所想的樣子。

深厚充實的芳香
流連始終。

你吸取宇宙
最深的感受，
傾瀉
你所吸取的
在想像的海綿裡。

當你超越
自我，那時
你才最接近
旋轉的整體。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屎尿體”詩一輯

◎徐鄉愁

屎的奉獻

屎是米的屍體
尿是水的屍體
屁是屎和尿的氣體
我們每年都要製造出

屎 90 公斤
尿 2500 泡
屁半個立方
另有眼屎鼻屎耳屎若干

莊稼一支花
全靠糞當家
別人都用鮮花獻給祖國
我奉獻屎

在荒郊野嶺

如果你到了荒郊野嶺
前不挨村後不著店
怕強盜打劫
怕鬼狐纏身

這時候
你突然在路邊發現
一泡熱氣騰騰的鮮屎
一種安全感便油然而生

有屎就有肛門
有肛門就有人煙
轉過山梁就是

解手

就是把揣在衣兜裡的手
解脫出來。把忙於數錢的手
解脫出來。把寫抒情詩的手
解脫出來。把給上級遞煙的手
解脫出來。把高舉旗幟的手

解脫出來。把熱烈鼓掌的手
解脫出來

把舉手表決的手解脫出來
把舉手選舉的手解脫出來
把舉手宣誓的手解脫出來
把舉手投降的手解脫出來

春播馬上就要開始了

春播馬上就要開始了
鄉親們沒有錢買化肥
只有悄悄的
呆坐在門檻上夜哭

當官的卻不能哭
他們看在眼裡記在心上
並緊急調配所有的機關幹部
分期分批地
派遣到鄉下去造糞

有的是包專車去
有的打的去
有的是一個人去
有的攜帶老婆孩子一塊兒去
他們一個個西裝革履
容光煥發神采奕奕
造糞的機能一個比一個優良
也有帶病堅持工作的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但為了支援祖國的農業建設
為了不辜負上級的殷切希望
苦點累點病點沒有關係

在餐廳
造糞的原料早已備好
等開春的鑼鼓一響
他們便開始猛吃優質大米
豪飲上等名酒
狂吞山珍海味
然後保質保量地
把屎屙好把尿撒夠
以確保春耕生產的順利進行

人是造糞的機器

牛頓從墓穴裡爬出來
他的心臟開始跳動
血液開始循環
他的頭髮由白而青而黑
事隔多年還是那樣鬱鬱蔥蔥
這時候，落地的蘋果回到了樹上
地球的引力已經消失
牛頓和他的靈感
正在自家的草坪上練習退步走
從果園退回到宿舍
從老年回到少年
從少年回到胎兒
從胎兒回到受精卵
牛頓他爸和牛頓他媽
此時正在床上
製造牛頓
真對不起，放映員抱歉地說
我把電影片子放倒了

好，下面我也要用同樣的方法
讓伐倒的樹木再立起來
讓病亡的親人恢復健康
讓亂收的經費退還給人民
讓判錯的冤案發回去重審
我還要讓亂扔的垃圾回到手中
讓大便和小便
都回到人的肛門
並在反引力的作用下
穿過大腸和小腸再穿過胃
直抵扁桃也鎖不住的咽喉
最後從口腔裡吐出
香噴噴的米飯和果實
從前，人是一個個造糞的機器
現在製造黃金

附錄一：“屎尿體”宣言 ◎徐鄉愁

堅決力挺劉傲夫和賈淺淺們。哪個舅子規定的屎尿不能入詩？連政治都可以歌頌，為什麼屎尿不可以歌唱？在這個表面光鮮、實則壞透的時代，各界精英

淺談賈淺淺的三首詩

◎逸雲

們每天都懷著一泡泡的屎尿，衣冠楚楚地把好話說盡，把壞事做絕。更可悲的是，廣大讀者被長期洗腦而不明真相，一味的跟著上面“偽自信”。當文壇詩壇普遍淪為偽崇高偽抒情的幫兇，我們發現只有屎尿最真實，只有“屎尿體”才能讓詩人們有一點點獨立與尊嚴，只有屎尿文化徹底不跟主旋律同流合污。我們就是要用所謂的“屎尿”狂撕政治與文化的遮羞布，並把這個偽裝的時代“搞臭”。你讓我們孤憤，我就讓你們噁心。

附錄二：徐鄉愁作品批評

在我們這樣苦難深重的國家，優秀的作品回避現實不但困難，還令人詬病…… ——看山望水

只要真正了解我們的現實，沒有把屁股坐在統治者發給的板凳上，就必然會讚賞徐鄉愁驚人的幽默才能。 ——劉幼民

他的屎詩短小精悍，驚世駭俗，飽含反諷、解構和惡毒的破壞，而且擁有一種天賦的控制感和智性。 ——董輯

我不知道徐鄉愁是不是最早將屎尿入詩的，但他應該是做得最好的，也是影響最大的。 ——行順

屎尿詩體，賈淺淺不是第一個。徐鄉愁的屎尿體詩才是這類“詩”的鼻祖。他在《詩刊》《星星詩刊》權威刊物上均有發表。中國文聯出版社還給他出過詩集。……是屎尿體的鼻祖，污染指數級別當為最高級“五星級”。 ——將軍蓮

近日，劉傲夫和賈淺淺紅遍詩壇，火遍網絡。……無法理解兩位優秀的教授，為何會追隨“垃圾派”徐鄉愁大詩人的文風！ ——夢天天

最近大陸攻擊賈淺淺的“粗話詩”“屎尿體”的人很多。我想欣賞詩需要“知己”讀者，首先“淺淺”名字起的好，詩就是要淺顯易懂才能廣泛流傳。此外，這麼年輕美貌的女子，恐怕平時連個“粗”字“下流”話都不說，為什麼要這樣寫呢？她大概是想打破詩的禁錮，闖出一條異樣的路來。她的詩粗俗是刻意的，文字上還是細心推敲的。下邊簡單地談一下她最遭爭議的三首短詩。

晴晴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們跑去
朗朗已經鎮定自若地
手捏一塊屎
從床上下來了
那樣子像一個歸來的王

——〈朗朗〉

這是一首不錯的詩，莊子說屎裡有道，屎裡有道。“屎”是人體最自然的一部份，也是通過消化而排除的“傑作”。所以，我們人為什麼不可以像孩童那樣，為自己創作出的被他人視為髒污而看不起取笑的東西而自豪呢：“那樣子像一個歸來的王。”

我們
一起去
尿尿
你
尿了一條線
我
尿了
一個坑

——〈雪天〉

這是詩嗎？不過是一句大實話：“我們一起去尿尿，你尿了一條線我尿了一個坑。”是不是一經詩分行，就成詩了呢？首先來說，這首詩的分行是一種簡單的斷句，教讀者朗讀詩的停頓。是什麼使這一非詩的大實話，飛躍成為不錯的一首小詩呢？是“雪天”這一題目。“雪”是白的純潔的，自然的，公正的。“天”指所處的社會，環境。在一個不受社會性別偏見的環境裡，男性與女性的區別就完全是生理上的區別，沒有任何政治文化的牽強附會，猶如〈木蘭詩〉中所述：“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然而〈木蘭詩〉遠勝一籌。一句“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把男女雖然有生理差別，但在行為上是看不出差別的。也就是說，男人能做到的，女人同樣做得到。超短詩大多只能給人一孔之見。也有了了不起的，如顧城的〈一代〉，“黑夜給了我一雙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尋找光明。”不過，賈淺淺的小詩也有過人之處，它也寓指在一種完全沒有壓力偏見的自然環境裡，男女可以隨時赤裸相見，沒有醜和低級黃色之說，男女不同如其尿印在雪地上的不同圖案，是一種雪泥鴻爪自然美。

當年我讀賈平凹的《廢都》，覺得大不如《金瓶梅》。不過，有一點了不起，就是賈平凹把別人只敢巷議不敢寫的色淫偷情洋洋灑灑地寫出來，收到了一鳴驚人的效果。賈淺淺不愧為賈平凹之女，立志要在詩壇上闖出同樣的天地，把人人知曉卻都以為不可上詩壇的那些抖出來。下邊我談一下她典型的下流詩〈日記獨白〉：

迎面走來一對男女
手挽著手
女的甜蜜地把頭靠在那男人的肩上
但是裙子下
兩腿間流出來的東西
和那男人內褲的氣味
深深地混淆在一起

為什麼這首詩叫〈日記獨白〉呢？這就是說，它的內容是不應公開的，只可悄悄的一個人冥思。男女之間的美呀愛呀，實際上是一種異性肉體的自然相吸引，直視它，直視人的本身動物性，這在中國現代詩中還是一種禁區。中國人普遍認為，詩是雅物，有些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實際上，詩同其他文體如小說一樣，任何東西都可以入詩，雅不雅就看你寫詩的水平了。賈淺淺的〈日記獨白〉可算是一首雅詩。她寫的很真實，熱戀中的人大多有此體會，為什麼她一寫就“下流”了呢？其次，她的文筆很簡明清晰。一個有博士學位的大學教師寫一些一般人讀不懂的詩，是件比較容易的事。而讓你寫一首1+1=2的簡易詩，反而寫不出來了。寫這種簡單明瞭而意義深刻的詩，沒有一點天份是做不到的。另外，這首詩的分行不是隨意敲電腦鍵的，第一行的“一對”對第二行的“手挽手”，第四行的“肩上”對第五

不同時代，不同女性

◎向明

——談三首寫少婦的詩

行的“裙子下”，第六行的“兩腿間”對第七行的“內褲”，最終，“流出來的東西”與“氣味”達到了雙方互動的完美組合。自然就是美，此詩不缺雅。它讚美的性愛是一種不受政治文化金錢牽制的自然異性吸引和同謀。

此詩最礙眼的是“東西”和“內褲”，不過“東西”是“淫水”的掩飾，“內褲”是雄性生殖器的借替。有位詩人建議把“兩腿間滲出的東西”中的“東西”換成“愛情”。如果換成愛情的話，詩是雅了一些，信息卻不大一樣了。賈淺淺寫的是性，和愛情大概不是一回事。賈淺淺特意繞了赤裸裸，用中性詞進行白描。這首小詩，攝取的是剛做完愛的一對男女，性愛使他們感到滿足甜蜜，餘興繚繞。寫日記的人為什麼要獨白？也許她很欣賞他們的性愛，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女人是不可以公開享受性愛的。也可能寫日記的人就是那畫面中的女子，她只能用編故事來記錄自己的美好一刻，即使是寫日記也不敢直接暴露自己。享受性愛往往是一種罪惡感，因為性愛有合法不合法之分。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在日記中獨白的人羨慕那對甜蜜的男女，出於她對性愛的飢餓感。也許她感情上很豐富激昂，然而卻缺乏性生活。可她不能說出口，只有借外景獨白。對於賈淺淺來說，她是在探索性愛。王安憶寫完有名的愛情三部曲小說之後，寫了《崗上的世紀》，讚美不受任何政治經濟道德婚姻以及常人美與醜的概念所操縱的純性愛。然而，性愛不一定等於愛情，儘管滿足的性愛往往會產生感情，尤其是女方。張愛玲早在《色戒》中發出了警告。

賈淺淺是一個清新有個性的詩人。也許她目前還比不上腦殘詩人余秀華，正面反面的評論都是需要的，不過沒有過分指責的必要。大家公認牡丹比雛菊大而美，然而雛菊同樣有生存開花的權利，這是民主文藝的需要。

*題目為“淺談”是因為只就詩論詩，不作有關作者和其全部詩集的研究。此文旨在拋磚引玉，活躍詩壇評論。

2021年2月17日於洛杉磯

●詩，無處不在？

“少婦”這個詞出現在我所知的字詞中，還是在啟蒙時習字帖的描紅紙上、那上面恭整的寫著“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突然接著寫的是“忽見董仲元的字”，而不是將唐朝詩人王昌齡詩〈閨怨〉原詩的續完。董仲元是我的本名，這樣的“剪接”本意原不在引用詩的內涵，而是想順口激發鼓勵我習字的興趣，當然更與“少婦”無涉。

隨著時代進步，風氣漸開，少婦已難待在閨中了。詩人筆下的少婦已不是悔教夫婿封侯在外不歸的怨女，而是形形色色時代美的代表人物。20年代的一位留英回來的詩人邵洵美原與徐悲鴻等組織“天狗畫會”，提倡繪事，卻自1926年起開始寫新詩，1928年出版了一本詩集《花一般的罪惡》，其中有一首詩題為〈女人〉，寫得非常浪漫熱情：

我敬重你，女人、敬重你正像／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詩——／你用溫潤的平聲、乾脆的仄聲，／捆縛住我的一句一字。

我疑心你，女人，我疑你正像／我疑一彎燦爛的彩虹——／我不知道你的臉紅是為了我，／還是為了另一個熱夢。

在這詩中的女子既受敬重，又被懷疑，敬重她像一首唐詩樣合轍帶韻，疑心的是臉紅怕是為了另一個熱夢，表示這些民初從封建社會解放出來的女性，已不是動不動就帶兩梨花般楚楚可憐的弱女子了，而已有她們可以自主的想像。

又過了約三十年，已在臺灣生活多年的痲弦於1956年6月寫了一首詩〈婦人〉，這婦人已完全不是東方的了、更沒有咱中國女人的矜持。

那婦人／背後晃動著佛羅棱斯的街道／肖像般的走來了

如果我吻一吻她／拉菲爾的油畫顏料一定會黏在／我異鄉的鬚上

痲弦寫這首詩時正是他試驗用超現實主義

義手法寫詩的初期，他的詩背景不是開放的巴黎，便是浪漫的翡冷翠或佛羅棱斯（其實這是義大利一個地名 Florence 的不同中譯）。這些西方文藝復興時代藝術作品中的美女，是東方作家詩人極欲走向現代的夢中情人，真的是肖像般的走來了。只是那時的臺灣尚是一個靠香蔴稻米出口半農業時代，玻璃絲襪尚是進口的奢侈品。痲弦詩中那婦人的美和其背景，尚是詩人自浸染西方文明所帶來的夢境而已。

再過了約三十年，當臺灣開始引進國外尖端科技廠商、成立加工出口區，增加了大批加工就業機會，庶民經濟開始空前的繁榮、人民終於有餘錢出門旅遊，名勝景點和公路上開始有豪華的遊覽車穿梭，我在1971年曾經寫過兩首在遊覽車上所見的詩，一首題名〈老者〉、另首題名〈少婦〉，後者是這樣寫的：

只要一轉彎／那少婦的一記旋身／就把自己開成了／彩色世界

整條街在走著看她／整條街都被她看成／屬於身旁的／那只化裝箱／雖然／春天已不是下一站

再一轉彎／那少婦便不再是一少婦／是一片薄薄的口香糖／粘粘的／貼在一條胳膊上

我這詩中的少婦已完全脫身前行代少婦的背影，也沒感染到痲弦詩中那種夢幻似的西洋畫中美女氣息，可以說是全然脫脫自臺灣逐漸走向現代化，自由開放氛圍的陶冶，也可以說有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和風氣，活動在其中的人民，便會有什麼樣的行為表現；車上那少婦彩色世界樣的旋身，像一片口香糖一樣粘在身旁男伴的胳膊上，已是非常正常的景觀了。時代的進步已使人見怪不怪了。

然而，現在已進入到廿一世紀，更是整個人類身處於所謂後現代狀況的荒謬中，而女性自主的女性主義更方興未艾，現代女性，現代少婦雖說觸目皆是，但誰個詩人會用敏銳的詩筆勾劃出一個特出的現代女性輪廓呢，真充滿著期待。



◎方明

——蒼聚懷念之空間

詩人不論是心靈或住所，總有飄泊流浪的味道……。

緣起西元 2003 年暮春，余躡步於敦南大道，偶見一舍，氣象聚文，乃購之為詩室，故有序：

“國曆九二，歲值癸未，時維暮春，購舍敦南，樹木蒼鬱，衢途寬敞，匝匝雅麗，位居城中，亦聞取窟。

夫作書齋為文自惜，後發奇思，若乎詩賢蒼萃之地，觴詠賦懷，窮盡悲喜，室宜壁輝。

乃重葺土木，取適會所，又集眾家詩文，鏡鑄於碑帖之上，覽教相益，是以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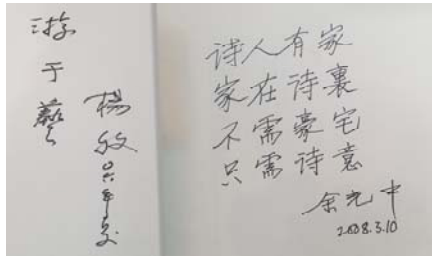


洛夫、方明攝於詩屋

取名“方明詩屋”，由名詩人洛夫先生與余光中先生題字。

那是希冀提供詩人作家有一個固定聚會交流之場所，讓各人在此暢談文學心得，創作經驗或文壇趣事，當然亦有詩興大發或狂狷之牢騷者，即時舉筆揮毫留下墨寶傑作，漸因知聞者多，很多兩岸四地學者，教授與詩人以及世界各地漢語藝文作家及其社團紛紛聞風造訪，儒碩墨客相互在此斟茗交觥，閒談風月。

詩屋內有自紀弦、余光中、洛夫、痲弦、楚戈、鄭愁予、楊牧、羅門、商禽、周夢蝶、羊令野、白先勇等所有詩壇重要詩人的墨寶……來自世界各地之詩人，學儒教授參觀人數已超過 800 人。



余光中、楊牧留句詩屋

此屋墨寶乃括台灣詩壇菁英，將囑後人永久保存。旁鄰則是著名詩人楊牧宅第。

其間台北市文化局擬將“方明詩屋”之情境，放入官方網站推介，但我覺得此乃一寓私人聚所，難稱外界冠掛“文化之旅”的美名而婉拒。

屋內集眾家詩文，鏡鑄於剔透琉璃之上，覽教相益。頻值節日週末，終為詩賢蒼萃之地，觴詠賦懷，笑談寰宇，窮盡悲喜。偶述眾詩人青髮歲月之風流韻事，知己紅顏，納得滿堂笑浪。

今年是詩屋第 17 年了累積的“文化”資源相當可觀，飄散幀幀詩屋內不但有詩人騷客留下手舞足動的生姿剪影，觥籌交錯時的笑朗聲與怒訴“生不逢時”之沉嘆，而滿空的墨香飄逸着幅幅如龍點晴後的狂蕩字畫，那是他們蘊藏在心坎深處的囁語，借筆法的刻勁與秀美點劃出世間的愛恨情仇，當然亦有酒樽舞影搖撼着來客的狂傲，似假還真的吐露心疊的悒鬱怨怒，高堆的空樽似乎可攀爬到皎潔的明月……

吟唱遣興，時移黃昏，霞光繚繞，映引眾詩人之墨寶，添加壁輝。

縱然浪沙淘盡千古英雄豪傑，而才子佳人之絕唱，仍世代重疊的流傳著……。



周夢蝶 87 歲時偕方明攝於詩屋

《詩意江南》

序

◎冰花

美國華人詩學會及漢英雙語紙質詩刊《詩殿堂》創辦人，著名翻譯家徐英才老師讓我給他的《詩意江南》詩集寫個序，我欣然答應了，放下手中的其他事，就立即著手品讀他轉來的書稿。

詩集裡，那一首首清新、自然、典雅、雋永，充滿語言美、節奏美、意境美的詩篇，引領我走進了美麗醉人的江南，步入一位江南才子的詩意、情感、人性、哲思的世界。我腦海裡的那位翻譯家形象，很快就化作一位風度倜儻、溫文儒雅、情感飽滿含蓄，意蘊廣泛深厚的詩人。

這本詩集裡有很多我早已熟悉的佳作，每次讀來都會深深打動和震撼我，現取《等你，在橋上》這首詩，詳細梳理一下，代做序言，以達到讓讀者窺一斑而知全豹，嚐一饜而味全鼎的效果。

是呀，人海茫茫，誰不想尋找一位心儀的伴侶？《詩經》裡就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那麼，如何才能與對岸的伊人相見呢？如果在水的此岸與彼岸之間有座橋那該多好啊！《等你，在橋上》所描繪的就是這樣一座橋。

沒想到徐老師不但是一位翻譯高手，還是一位撰寫情詩的高手。記得著名評論家解非教授讀了徐英才的情詩，立即想到了徐志摩。而我讀這首詩，不僅想到了徐志摩，還想到了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如果說，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是單色的、平面的、線行的，那麼，徐老師的這首《等你，在橋上》就是複色的、立體的、多維的。

下面，我們一起來欣賞這首《等你，在橋上》：

等你，在橋上
在玉蘭掩映的拱橋上

你走過我身邊
深情一望
從此，那眼神就讓我迷惘

等你，在橋上
在荷花滿塘的拱橋上
你走過我身邊
嫣然一笑
從此，那笑就佔滿我心房

等你，在橋上
在百合遍岸的拱橋上
你走過我身邊
滑落了披肩
從此，我就仔細把它珍藏

等你，在橋上
在放眼杜鵑的拱橋上
你走過我身邊
我遞過披肩
這一次，你停住了腳

你問我為何一直走上這座橋
我說等你
我問你為何一直來到這座橋
你說等我

人生這座橋
它的名字叫緣份橋
真誠與忠貞的腳步
定會走出
一串愛的等號

“等你，在橋上”是統領全詩的主旋律，既是詩題，又是各段的啟句，更是詩意的發生地。

這首詩開篇設有這樣一個懸念：“等你”，等誰？一般來說，既然“等”，這個“你”就應當是認識的人，但我們就著開篇往下讀，主人翁又好像並不認識所等之人，這就迫使讀者因好奇而繼續往下讀，讀到最後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你”是緣份中的“你”。這個緣份中的你，或許是前世有約今生注定相遇，因此就有似曾相識的親切感，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你就是相識之人；而事實上，今生此地他們並不相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又是陌路生人。這個“懸念”，迫使讀者琢磨、猜測，因

此就給這首詩帶來了想像空間與張力，這個想像空間與張力，詩人寫得手到渠成，自然貼切。

徐老師的這首《等你，在橋上》，在不到 30 行的詩句裡，用電影裡常用的蒙太奇手法，四次切換鏡頭，在一座拱橋上，展現了玉蘭掩映、荷花滿塘、百合遍岸，以及放眼杜鵑四幅優美的畫卷。這四幅畫卷，賦予詩以如同梅蘭竹菊四聯屏風那樣的高雅清新；這四幅畫卷，每種花開在不同時節，這在時間上，就有了春夏秋冬的推移和穿越感，為愛情的發展在時間上作出了鋪墊。

我們知道，玉蘭花表示純潔如玉，馨香如蘭，象徵美好友情和純潔愛情的開端。荷花表示脫俗堅貞，象徵男女雙方情感的加深與發展。百合表示百年好合、持久的愛、成功的愛，象徵雙方的情感已經鞏固。杜鵑代表永遠屬於對方，以及對於未來美好生活的熱愛，象徵兩顆相愛的心彙在一起面對將會出現在生活中的風風雨雨。所以，詩中的這四種花，除象徵季節的演進外，還有其更深層的寓意，那就是表示從純潔的愛情（玉蘭花的象徵意），到愛情的加深、綻開（荷花的象徵意），到百年好合（百合的象徵意），最後到展望未來（杜鵑的象徵意）。這些花展示了愛情的逐漸發展，看似隨意，實是匠心獨具。

這首詩，具有中國古典山水畫意，彷彿把我們帶到了江南水墨山水間，讓我們在變換的季節裡、花叢間、拱橋上看到了男女主人翁是怎樣走近對方，深情一望，嫣然一笑，墜入愛河，百年好合，頗具愛情的戲劇效果。

這是一座緣份橋，男女主人翁在這座橋上相遇相合。那麼有了這樣的一座緣份橋，收獲了愛情，應該如何對待它呢？這首詩，也給出了很好的答案，那就是要用真誠與忠貞的腳步，走出愛的等號。“一串愛的等號”如畫龍點睛的神來之筆，畫出了愛的真諦：愛是相互的，愛是平等的，愛情是靠雙方的真誠和忠貞成就的。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只要兩人心心相印步調一致忠貞不二，就會走出愛的等號。那“一串愛的等

號”，是人生道路上幸福的愛之軌跡，是真誠與忠貞的愛之印跡。美好的愛情因真誠與忠貞而美麗，令人陶醉和嚮往。兩個人的腳印走成了等號，那是愛的結合，是愛的永恆！

這首詩在語言上，自然樸素，但又不失優美典雅，充滿了內涵；方法上，敘事又不失詩情畫意；文法上，各段開頭數行用的都是西語的文法，卻非常流暢自然；節奏上，不急不躁，與耐心“等待”這個主題吻合貼切；整飾上，錯落有致，段落勻稱，有新詩的建築美。

這首詩與“七夕今宵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林傑《乞巧》）和“一樹寒梅白玉條，迴臨村路傍溪橋。”（張謂《早梅》）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全詩可以看出，作者有著深厚的文學功底，熟練的文字駕馭能力，整體格局錯落有致，不繁不簡；行文節奏分明，不疾不徐，頗具大家風範。

沒有愛情的人生是灰色的，而具有愛情的人生是上蒼的恩賜。愛情是人生永恆的主題，真正的愛情與年齡、金錢、地位、家庭都無瓜葛。那是心與心的共鳴，是兩顆心的相互吸引。這首優美的愛情詩，讓我們看到詩人的愛情觀是理性的、唯美的、健康的。全詩的感情是飽滿的、真摯的、感人的。詩人筆下的愛情是純潔的、優雅的、堅貞的。

簡而言之，這首詩主題鮮明、畫面優美、意境雋永、場景演進、時空交錯，極具戲劇性，是一首情詩佳作。好詩猶如好酒，沁人心脾。這首詩馨香濃郁，不僅薰香了一座橋，更是薰香了讀者的心。

這本詩集裡，像這樣的文辭優美、動感十足、詩意盎然、哲理深厚、意境雋永的情詩佳作還有很多，如《樹與藤》、《溪與柳》、《你是那月亮，我是那錢塘》等等，就不一一列舉了。

徐老師不僅僅是一位情詩高手，他的詩體裁廣泛，主題多樣，從詩性，到鄉愁，再到人生、勵志、禪性、歷史等等；有生活詩，哲理詩，有旅遊詩，抒情詩等等。可以這麼說，這本《詩意江南》是愛情、親情、鄉情和人生的《交響曲》，是《雨後詩意》的優美畫卷。在這本詩集裡，你會隨處看見一位男子或

身處江南、或《夢》繞水鄉，走在家鄉的《那條路》上，發出對《人生啊，人生》的感嘆。

閱讀這本詩集，你更會看到一位海外遊子對家鄉的愛，領略到一位身處他鄉的赤子對故鄉的拳拳之心。詩裡，水是家鄉的水，橋是家鄉的橋；星是家鄉的星，月是家鄉的月。詩人以詩言詩、以詩言情、以詩言愁、以詩言志。詩人筆下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中有禪意。

正如詩人田野所說的那樣：“讀徐英才老師的作品，會感覺走進一條縱深的胡同或者小巷之中，可它又像完全敞開了一樣。所有的意象、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氣息向你徐徐而來，且避無可避。展現出對情感、愛情、以及美好事物入微的梳理與剖析，角度新穎，有自己獨特的嗅覺與體會。場景的朦朧化向讀者指引出清晰的精神向度，讓人沉浸於其營造的迂回意境中，並常常發出共振的絲弦。”

最後，請您自己打開這本詩集，親自走進詩人的詩性山水，情感煙雨，禪性境界，哲思世界……，和詩人一起去沉浸在《詩意江南》裡！

謹此為序。

2021年1月18日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于中	\$100	支持
王性初	\$80	
李黎英	\$200	
孫新來	\$100	

感謝

俄國在1917年革命後，俄人離鄉背井，移居世界各地以萬數計。其中有一大批知識份子、詩人、小說家、記者、學者、院士、音樂家和藝術家，他們留下許多影響甚鉅的創作。以伊凡·布寧為首的用本國語言從事寫作是第一批較長的流亡者，1933年，布寧（Ivan Alekseyevich Bunin, 1870-1953）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國流亡詩人。他出生在俄中部的沃羅涅日，在巴黎去世。

布寧家族有沙皇時代窮困的舊風俗傳統，這和屠格涅夫、岡察洛夫（Goncharov）、列夫·托爾斯泰（Lev Tolstoy）的背景相仿，他們代表了俄國十九世紀的文學。布寧就是最後一位最優秀的舊俄國文體家之一！他在莫斯科大學學習，在中部的農村管理部門服務。布寧的第一部詩作出版於1891年，反映了詩人生活在大自然客觀清晰的頭腦，是一部十九世紀的情詩集。1901年，布寧翻譯了美國詩人朗費羅（1807-1882）的《海華沙之歌》（Hiawatha）和拜倫的《曼弗雷德》（Manfred）和《該隱》（Cain），於1903年獲得俄國科學院授予的普希金獎，並被選為名譽院士。

在那時布寧開始和契訶夫及高爾基等人聯絡，並參加了高氏提倡民主的作家團體；但是反革命的布寧處於貴族和孤零與懷疑的態度之中，不喜歡高爾基，這並非當時的高氏意識到的。

布寧的詩帶有帕爾納斯派（高蹈派）的色彩，他並不喜歡俄國作家走向現代先鋒派的傾向。布寧在生時極力反對象徵主義派，認為他們會被象徵帶進絕望的深淵。不過同時梅列夫斯也感到布寧的作品很厭煩。

布寧評論美國的小說《舊金山來的紳士》（Gospodin iz San Francisco, 1916）而聞名於世。其他名作有短篇小說《暗徑》（Tyomnye Allei, 1943）、中篇小說《鄉村》（Derevnya, 1910）、《米佳的愛情》（Mitinya Lyubov, 1925）、《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及一部自傳體小說

和其續篇《里卡》（Lika, 1939），並翻譯 D. H. 勞倫斯的小說。1933年寫了內部回憶錄《該死的日子》（Zhin Arsenyeva），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布寧還撰寫了論述列夫·托爾斯泰和契訶夫兩本著作，他本人和他們有個人交往。布寧的詩人妻子布寧娜是著名俄國女詩人，與茨維塔耶娃的家族有深奧的友誼。

布寧的審美觀是典型俄羅斯的現實主義，當代的評論公認他是個黃金時代最後的一個作家，苛刻的反現代主義的現實主義者（Critical Realist）。他在流亡的一生中再沒有回到祖國去，俄羅斯現有再版他的作品。

1933年時的諾貝爾獎金是一筆很可觀的錢，足夠補貼布寧在巴黎的流亡生活，這包括一座細小的公寓，能作流亡知識份子集會、文學沙龍和小型刊物的出版、貯藏他的稿件和書信、交際等等的費用。布寧批評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現實觀水火不容，但是卻影響現代俄國文學其鉅。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2020年至今，受新冠病毒影響，不論工作、上學都被逼在網上進行，世界各地的詩人活動大部份亦改作網上聚會形式，其中更有許多多姿多采極為成功的例子。其實，進入科技時代，電腦、手機和其他通訊工具普及，幾乎人人皆能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術，這不失為今後詩壇活動的一個省時省事省錢的交流形式。

本刊名譽編委，泰華詩人嶺南人於今年2月7日病逝，本期有詩人林煥彰、冬夢及余問耕三人的悼念詩作。

溯自本刊於1999年12月55期〈編輯筆記〉中正式宣告“詩歌”的死亡後，即期起來稿凡不作特別聲明者，“詩歌”一辭全更正為“詩”。20多年過去了，我們收到的大部份來稿仍“詩”和“詩歌”混淆並用，可見“為詩正名”任重道遠，必須長期堅持，本刊在此重申對來稿的一貫處理方法，請作者留意。

事實上，中外詩學中似乎無人否認詩歌同源的說法，但同源不代表同一，特別是當下一切事物都明細分門別類的世界，將“詩”稱作“詩歌”，不但是對“詩”，也是對“歌”的一種蔑視！上期無寒〈美國早期非裔詩簡析〉一文中有段話說得明白：“……早期的勞動號子與靈歌是歌樂舞混合一體的藝術，重形聲的抒發和表達。可以說是一種大眾表現藝術。而從歌中脫離出來的詩則朝著文學的方向發展，重形象思維、重文字表達，演繹成一種個人的文字藝術。這種混合與脫離，從歷史的發展趨勢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詩，無處不在！端視乎詩人如何去發現及創造。值大陸詩壇為“屎尿體”擾攘紛紛之際，本刊收到一篇談是次爭論主角詩人賈淺淺的文章，以及好以屎尿為素材來創作的詩人徐鄉愁來稿，並附上短評若干，特選成一小輯，編者不設立場，好壞請讀者自行判斷。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創刊至今的每期電子詩刊、詩集、各類特輯以及資料豐富的詩庫可供免費下載或瀏覽。

詩訊

本刊名譽編委，泰華詩人嶺南人於2月7日病逝，享年90歲。其遺著新詩集《年方九十》亦剛出版。

農曆新年前後，世界各地的中文詩壇都有不少所謂“詩歌春晚”的活動，有志者盍興乎來，非常熱鬧。

台灣詩人龍青詩集《風陵渡》已於2020年12月由台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畫家、詩人蘇鳳的法漢雙語新詩集《2020年存在是一朵花》即將於年內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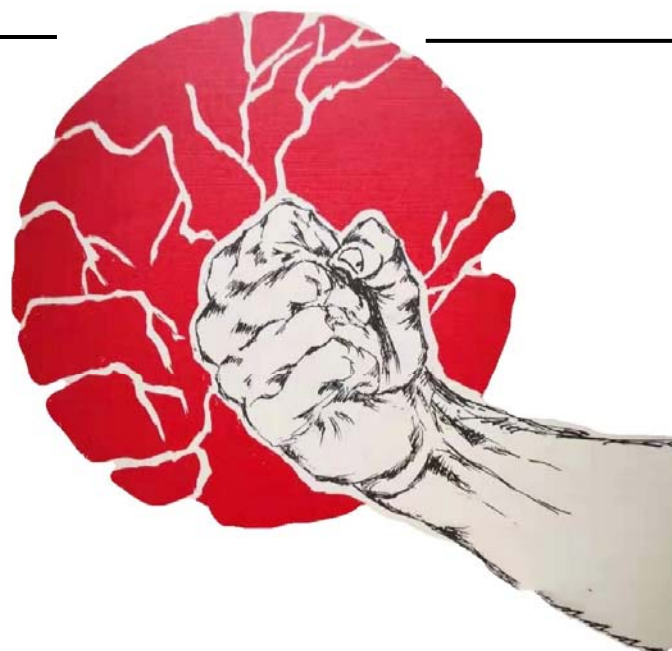
2021年“法拉盛詩歌節”徵稿截止日期延至今年3月15日，並於截稿後約一個月舉辦第三屆“法拉盛詩歌節”。

四川文藝出版社歷經三年努力，於2021年3月重磅推出約70萬字的《李金髮詩全編》。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人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 (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We are not a virus. Racism is!
Stop AAPI hate!**

**我們不是病毒，種族主義才是！
反對一切針對亞太裔的種族歧視和仇恨暴力！**



請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三十一年之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